老峰集

書

行狀
墓碣銘
墓表
祭文
雜著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九

行狀

墓碣銘

承旨李公墓碣銘 并序

墓表

九代祖妣 贈貞夫人礪山宋氏墓表

通訓大夫行丹陽郡守閔公墓表

水使李公墓表

孺人驪興閔氏墓表

亡姪女墓表

李煊妻墓表

李氏墓記

姜孝元墓表後記

祭文 告文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九

行狀

先妣貞夫人李氏行狀

夫人姓李氏其先延安人延有三李世傳同源而莫能言其世代合散之所由或云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方東平百濟留仕新羅食於延延之三李俱本於郎將亦無可考據也按延譜三家各有所祖其曰襲洪卽夫人之先也仕高麗爲尚藥奉御贈檢校太子詹事生判大醫監事知茶房事克榮生寶直副使版圖尚書致仕景茂配某郡金氏生左右衛大護軍承

顏配某郡崔氏生典寶判官贈門下評理請恭配某
郡文氏生典工判書贈議政府左議政元發配成川
金氏生江原道都觀察使黜陟使貴山配高靈金氏
生春川都護府使續配義城金氏生贈缺曹參議振
健配某郡李氏生僉知中樞府事贈禮曹參判仁文
配全州李氏生三陟府使贈吏曹判書諱球配原州
金氏寧越辛氏於夫人為高祖考妣曾祖考諱慶宗
礪山郡守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全州李氏祖考諱澍
司諫院正言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晉川柳氏考諱光
庭以忠節清白顯於 宣祖朝錄廉謹吏刑邑 聖

功封延原府院君兼吏曹判書妣貞敬夫人青松沈
氏繼妣貞敬夫人陽川許氏夫人許氏出也外王父
諱潛知中樞府事樂胥良歷礪川府遂躋卿列廉節
吏績名當世王母貞夫人驪興閔氏夫人以萬曆甲
午九月五日生年二十歸于我嚴君生五男四女男
長曰有功容貌端秀警悟異凡兒其生也適當光海
朝累起誣獄戕殺無辜先祖考託意於唐之徐有功
而命名之曰謂長當字之曰顧名十歲而夭次曰次
功三歲不育次曰著重鼎重維重女長十四歲許嫁
未行而沒有至行父母有疾輒憂念廢食見父母進

食然後乃食次適持平李延年進士洪萬衡士人鄭
善衍夫人於癸巳七月二十二日得疾沉綿歷閏月
至八月二十三日卒壽六十不肖子等無以續終天
之痛追惟德行之懿思所以爲不朽之圖而顧愚騃
無識不足以闡揚其萬一只以得於聞見之餘者畧
爲叙次如左嗚呼痛哉尚忍言哉夫人天資聰明孝
友篤至自幼日必雞鳴盥櫛侍父母寢興在父母之
側左右無違委曲承意爲府院君所偏愛遭許夫人
喪晝夜號哭淚盡繼之以血衣袂盡赤府院君在疾
凡起居視膳之奉非夫人不安也居家理事有法度

季嘗以有無煩於家長常手自紅績以供朝夕有時饘粥不繼處之怡然所賓客酒食未嘗以貧乏為解亦不以恩父母以亂其心嚴君甚安之諸舅氏亦曰姊妹豈無以家間瑣細為言者獨閔妹無是耳訓諸子必以義方有過必深責之且曰子之所以不肖由母掩其過而父不知也以是諸子不敢為悖行諸女歸人能敬其所事家儻有遺其親喪者必為之具其服別其食導之以禮而使得盡其情也見人之飢寒必為之解衣推食見人之患難必哀矜而振給之諸族之伶仃貧窮者咸撫愛之如子彼亦仰之如母有

吉凶事故輒來告之大小私計必就咨以決焉性又貞剛善斷果於爲義聞人陳說是非從之甚快不以禍福榮瘁動其心絶無闖闒拘攣之習其處大事決大疑至有古君子所難及者其奉祭祀必誠必敬旣屬疾遇朔望則必敎長婦曰已作酒否須務潔淨且曰吾病諸儀必無嚴必瀆懼不克齋潔如吾誠也居常時嘗已薦于廟而亦不以遽食諸子問之則曰吾父母之廟或未之薦也父母存則嘗而後進之父母歿則未薦不敢食此禮也孺子志之諸兒有觸傷刃刃者則必戒之曰爾何妄也吾自幼畏愼未嘗敢毀

傷先人遺體也丁丑之亂嚴君承 朝命奉 廟社
主入江都時虜鋒卒逼京城奔潰夫人將出與兩經
兒相失後二日得於富平地富平與江都只隔一水
人視江都爲天塹家衆皆請往從嚴君夫人不可曰
舅姑在南義當歸依若入島中道路阻隔必貽高堂
憂也遂跋涉山川千里以赴時先祖考守官雞林見
其至喜甚拊諸孫謂之曰吾家賢婦福德非人所及
他日一家之慶未可量也亂後嚴君無仕宦意流離
異鄉未有定居家人皆病水土歲又荐饑常掇菜爲
食至兒子操井臼有人所不堪者夫人亦不以爲意

所居待遇隣里皆有恩意有以急告者雖當窘乏輒分濟之無嗇辛巳先祖考卒于醴泉寓舍羸[illegible]瘠將不能辦喪夫人發其篋曰爲親老曾有月日之制遂賖殯無憾旣卜葬于堤川地奉大夫人臺六下時窮困甚及返京第則家累幾百口夫人能詣其給或至鬻衣爲食猶晏如也己丑仲兒擢文科壯元庚寅長兒魁司馬季兒同季壻登文科壬辰嚴君入銀臺季除諫官仲爲侍讀尋遷史苑一時榮之而夫人以爲懼尤嚴於辭受之節凡有饋獻一切揮却雖親舊所遺必告于嚴君而後受之今秋兩兒當受常祿雖

重曰吾有謝官求學之志義不當受鼎重曰吾欲决
退去計亦不當受但念吾家貧甚恐貽母氏憂夫人
敎之曰惟汝等取義而已雖餓死何傷也是夏夫人
微有風疾氣常不平嚴君出按關東大夫人歿近關
東往長女尹氏家鼎重游學驪湖至七月上旬歸覲
數日而疾作時著重侍嚴君在東維重就師湖右皆
聞報而來一日顧謂鼎重曰吾憊甚將不起矣對以
醫方之說欲慰解之卽曰吾豈動於死生耶謂諸女
曰吾入汝家四十年未嘗與人校戰競祇畏常恐貽
父母羞汝等亦念之戒之疾漸篤奄奄不省者殆兩

晝夜比屬纊乃舒顏開目顧視諸子鼎重指少妹而
呼之曰某在是某在是遂斂色愴然以示相訣之意
其精神之不亂如是維重新娶婦未見也聞疾來奔
至門則已無及矣嗚呼天乎一何酷哉一何酷哉嚴
君登崇禎戊辰魁科由諫省憲臺入玉堂外典星州
南原安邊陞通政歷承旨兵曹參議方爲江原道觀
察使先祖考諱機官至慶州府尹後贈議政府領議
政大夫人南陽洪氏今八十三歲尚無恙蓍重娶府
使洪霶女有二男曰老成柔成一女幼鼎重初娶洗
馬申昇女有一女再娶應教洪處尹女有一男曰致

成維重初娶判書李景曾女再娶執義宋浚吉女李廷年有一女適士人韓後相洪萬衡有一子幼嚴君之為承旨夫人從其爵受封為淑夫人至是嚴君為觀察使秩視二品加封為貞夫人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自念諸子不肖不孝既不能誠養於在堂之日又不能早學方技自效於遺疾之際重值嚴君守藩王毋異居一家相離遠罹凶禍攀慕號隕天壤靡及嗚呼痛哉尚忍言哉癸巳九月日蓍重等泣血謹狀

亡室贈貞夫人申氏行狀

夫人姓申氏系出平山高麗太師崇謙之後曾大父欽議政府領議政卒謚文貞世稱爲象村先生大父翊聖東陽尉父昇翊衛司洗馬母完山李氏吏曹判書睟光之孫司憲府大司憲敏求之女以天啓丁卯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生生而警慧絶人五六歲聽諸舅吟詠所作能記數句而傳之人皆異之及笄歸于閔氏爲鼎重婦入門拜堂禮儀柔嘉六親賛賀乙酉產一女丙戌產一男不十日男以胎腫死又三日而夫人亦以疾不起實其年十一月三日也舅姑哭之慟兩家族黨亦皆出涕噓唏既斂其父母哭而謂鼎

重曰吾女有德有行不幸短命吾重哀其生不能壽而死遂沉泯今欲述其平生建石瑑辭表其墓前俾後之見者得有所考毋敢毀傷君其圖之吾女爲君婦不數年君豈盡知之也吾女聰明孝友出於天性婦道女職不學而成裁縫不用尺度而能事理不煩詔諭而通吾先君最鍾愛吾兄弟亦相語曰生女當如某當如某丁丑之亂毋家遭禍甚酷毋以毀廢事女能飲食以事父左右以護毋下逮家衆皆能撫以御之如成人然毋因以成疾奄奄數歲女又躬親湯藥不脫衣帶一日夜父寐起索女不在出戶視之女

方設席中庭傴僂拜祝詰其姆姆曰娘子聞醮斗延壽之說每夜盥沐躬禱者已百餘日矣夢有老人來言曰毋病當瘉毋庸勤禱病果良已豈非所謂至誠感天者耶尊公出宰帶多累日不得安否察其面已有憂色問其故則曰舅姑遠離且常多病是以憂之其兄申君啓明氏泣而言曰吾兄弟生養貴富而綜性澹素自幼不喜華靡及吾既冠則妹謂吾曰綺襦紈袴非男子所宜好縱自喜人謂斯何余聞而懼之自是不敢復近織麗之服族黨之覩者歎而言曰居室之際易抑而難敬惜乎少娘吾見其容和而整未

見其情而悒也嗚呼只此數者皆可書而傳也自念鼎重委禽之日恰是十六之歲而娘年爲十七矣見娘持身處事已有法度其質貞而慈其氣清而秀粹然有德儼然有執簡於言笑斂於績專財無私營夜行必燭常曰婦人事人自有其正媚笑容悅吾實恥之鼎重有過必正色規之曰毋自輕也省親帶方偶出墜馬娘以書戒之曰不慎行動自取墜傷果誰之咎嘗從試闈出曰今又無聞其不免於屈矣娘遽曰少年求舉已非遠大之志况又動心於得失間耶娘性既喜素又知我不樂紛華常所服用盡斥去羅綺

等物既疾病作布裙加之衾上有偸於下賤之衣問其由曰欲自服爾余面歎曰娘果賢哉實其屬纊前數日也噫嘻嗟夫鼎重幼侍父母家屢空饘粥不繼嚴君仕於朝不問家事見吾母在中饋恒不夕餐吾心怒焉自以爲子壯當養及吾既長而正當喜懼之年深恐此心未伸而西日易逝遂謀諸娘而買數頃於畿東將欲歸田力穡以效子職又嘗得陳茂卿所爲夙興夜寐箴讀而感之始知古人之學有在而又知事親之道不必取科第求爵祿而後爲至也更欲盡棄擧子業慱求載籍所記古人齊家同居義庄之

猶口誦而手錄之蓋以娘之賢必能助我而成我志
也事未就而娘忽至斯豈非命耶入室無可告語恒
居忽忽不樂凡吾平日之所欲爲者皆不可得則親
老家貧急於祿仕不免應試一出世路九顚十倒俯
仰今昔實愧初心何莫非失吾賢助而然也悲夫悲
夫娘沒後二年鼎重中進士又一年登魁第又一年
以鼎重秩超三品追錫娘淑人號又七年而鼎重陞
通政階爲禮曹參議加贈娘淑夫人又六年鼎重陞
嘉善階爲吏曹參判又五年鼎重陞資憲階爲戶曹
判書加贈娘貞夫人可謂哀榮備至矣獨悲其天不

少延其生俾得以身拜命也至今不二十年而父母又棄我餘生煢煢孤寄獨存每誦范文正訓子書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之語未嘗不心摧而涕隕也始葬夫人於楊州鳴斗里先壠之下亦其年十二月十九日也鼎重承外舅言草為行狀請銘於樂靜趙公刻之石矣今見其地卑下實有古人五患之慮深惟永世安固之圖將欲就其高而移窆之復虛其右以為他日同穴之計遂者何知吁亦可悲也已玆用追記事之始終如右告于當世立言之君子誌其隧而納之壙云爾

從子南別殿叅奉鎮夏行錄

姓閔名鎮夏字茂弘我伯氏留守公之長子也以崇禎癸未四月十一日生我先君常念抱孫之晩見其生甚喜自其能言即授以書多讀而不能誦傳意其鈍滯問以文義了然無晦時時發問長者難於爲答五六歲時往侍其外王父趙夫人疾一日問曰三吾之年幾何夫人戲之曰吾今年二二十一十二展口對曰然則五十二矣聽者異之既長容姿明秀器宇韻審讀書遇艱深微奥處輒能透得人所難解之義鑑識甚明時或察人色辭而盡得其善惡隱微處亦

又吉凶之兆而蓋屢中焉長於稽古凡古今人氏諱名號出處無不貫穿嘗修吾先世譜自始祖以下旁世內外源流旁搜博考辨别訛誤皆有證據近世修譜者所不能及也七八年來疾病纏綿聾二音樂有助於攝理招伶人彈琵琶聽之曰此可移於琴彈而鼓之若素所學習者又取琴譜按譜弄絃自成古調然其性不嗜亦不竟也蓋其天賦絶異得於內者多類此而禀質甚弱氣不充體自少善病中抱沉痾終不能肆其力而盡其才也其爲文務在精削絶去蹊類讀之琅然咀嚼有味又善楷書年二十中司馬其

後屢舉不第一時稱屈壬子補南別殿叅奉癸丑十月二十五日竟以宿疾不起娶觀察使趙龜錫女生一女一男皆三歲而夭卒無嗣可其命之奇也嗚呼痛哉性行端潔言議明切不與人苟合於其所善亦不諭諭外似冷淡而中實懇欵其遊太學一時諸生無不敬憚而愛慕之居家事諸父孝順致慤與諸弟相友愛習事服禮其相助祭祀雖小節繁文未嘗有違失伯氏乃吾家繼八代之小宗而得祭高祖以下每於四時享祀以是稱之其死也服斬如禮父名著亶母豐山洪氏南原府使霍之女祖諱光勲江原道

觀察使贈吏曹判書曾祖諱撲慶州府尹贈領議政
吾閔出自驪興顯於麗代入 本朝不替二十二世
而至鎭夏世無不官者鎭夏早病沉痼然猶恬靜簡
默善於自養又其作人可以有用於世庶幾承休襲
慶以永先業今乃不幸短命死矣無非鼎重等不能
遵承世德招損致殃使此子替受此禍嗚呼痛哉尚
忍言哉以是年十二月二日祔葬于忠州江北天登
山下先塋之側艮坐之原既襄事伯氏命鼎重曰汝
子有才無成仕止一命然其操行有可書以傳者盍
爲一錄請銘於立言之君子以表其墓以示諸後鼎

重姑撮其梗槩揮涕而書之幸備採擇焉

洗馬申公行狀

公諱昇字某申氏自壯節公崇謙樹大勳於麗朝賜籍平山爲世名族代有聞人我　仁祖大王中興之初其相曰欽文章德望伏一世稱爲象村先生及至丙子之亂駙馬都尉曰翊聖守義斥和終不撓至拒命不書三田碑乃公祖與考也妣曰貞淑翁主　宣祖大王第三女也以萬曆庚戌正月二十七日生公年十五而聘于大司憲李公敏求之門二十四而中司馬三十八而授翊衛司洗馬不就五十五而以疾

終于家實甲辰冬十二月初二日也公自少有志槩負氣義與羣從俱受學於象村先生其游戲習業輒伏其曹偶使皆出其下長者欲抑之不可得與人爭論是非能折之以言不以年位而有所屈優於幹才遇事立辦長於計慮億中屢多輕財喜施恤窮急難存問親疎飢者以食寒者以衣疾病死喪者皆得濟焉都尉公與清陰金先生尚憲同時被縶於北庭時公之兄弟五人俱存而其行獨與公偕公能用計周旋於夷貊之間事果得解世之論公之才者咸以爲外而守藩屛布威德內而掌國賦裕財用皆公之所

易能且有餘也公之所嘗自期許者亦不在於庸衆
人嗟乎其終不得試而乃止於斯是不可知也四十
以後棄舉業曰得不得命也又不肯仕曰家有世業
足以免凍餓豈可仰人喉下求升斗之祿耶旣兄弟
皆早歿悲痛憀悴益無意於世絶交游罕出入每日
晡進酒五六杯逢人或加至七八杯酩酊而止亦不
及亂日以爲常閒出郊逕逍遙舒暢自號以春洲散
人生長富貴而服用尚素綺紈非其志也雅善筆法
各體皆臻其妙人有來求者亦辭不爲旁涉數家嘗
曰吾壽當止於甲辰又嘗詔其子曰吾先未聞有壽

耆吾兄弟亦皆夭逝吾獨延過五十齒髮已變何能久於世吾看世人喜刻石立墓贊揚生前所未有之善行吾甚恥之吾死後汝必欲表墓只可掘短碣於前題其面曰春洲散人氏某之墓刻其背略叙世系而已嗚呼於此可以知公之志意而亦可謂達命而不苟者矣有一男一女男曰弼華生員娶承旨沈梲女生二男曰載曰穀三女皆幼女爲鼎重妻贈貞夫人生一女適士人李寅斌昔鼎重生十六始戴冠自鄉來公聞名來訪遂以女妻之奬愛過甚鼎重處公門下四年而妻死公哀其女之早世待我加厚我亦

事公如親父兄非有公事日必一至省拜或再至焉遠輒三四日一至至則公必爲置酒食醉飽而後罷醉必談諧嬉嬉終夕未嘗有厭意有時論說平生間及先世遺事仍復喟然興歎曰吾生已休矣觀其容貌詞氣之間亦可以知公之非齷齪人矣甲辰初秋鼎重受命北藩公出郊送行曰吾之再見君何可必也意其偶出於惜別之語今忽果然豈公前知而鼎重未之覺耶嗚呼我公已不可復見矣悲夫悲夫生負君以訃告繼以書託之曰孫子弼華不孝不天遘玆閔凶將以乙巳歲二月二十七日窆葬于幸州某

里先壟之次某坐之原謹遵古禮略記世系言行納之壙南請文有屬顧不可以無狀崩隕荒迷實不能叙次哀書吾先君二子在男唯孫在婿唯子耳詳先君平日者子與孫何殊顧子具錄見聞所及俾作者得有所據豈但孤之幸望亦吾子責也鼎重執書再拜而哭嗚呼噫嘻鼎重豈能知公哉又恐毫髮或爽以犯遺戒姑撮其槩謹俟采擇

弘文館校理洪公行狀

公諱萬衡字叔平姓洪氏系出安東之豐山縣有曰之慶始顯於麗朝為國學直學士生保文章伏一世

稱爲洪崖先生官至都府僉議舍人丕寶直使三館大
提學侑寶文閣大提學演中郎將龍右軍司正假司
圃署別提繼宗贈承政院左承旨禹甸贈議政府左
贊成修七代而至諱屭祥以文學德望致位司憲府
大司憲於公爲曾祖祖諱霙禮曹參判考諱桂元永
安尉號無何堂尚　宣祖大王第一女貞明公主以
崇禎癸酉九月二十三日癸卯生公于漢京安國坊
之第幼頴悟應對異凡兒稍省事自知爲學隨遇叩
聞不煩程督而文義日進乙酉無何公丁內艱居于
倚墨公時未成童而左右侍奉順適親意相助參賛

盡合儀文又以餘力讀習業詞翰捷敏間出警語
見者奇之知其必早成也年十六中司馬兩試一榜
稱爲最少年乙未遭王母喪以二親方在憂不宜自
安既除服而常處於外不與宴樂其篤行如此殆所
謂加於人一等者乎壬寅登文科選補承文院權知
副正字旋被史薦癸卯引疾罷官甲辰次陞副正字
還藝文館檢閱兼帶如例陞待教奉教時當大比人
有言嶺南舉子曾以醜辱先賢見棄士林者乃敢冒
赴將取高第得非四館之恥乎意在激公公曰果如
君言奚止停舉亟出誣枉不已究乎當徐究之終不

聽其人遂得發後有許知其事者乃言其嘗帶募
先賢而有嫌怨者反辭擠之云乙巳陞成均館典籍
轉兵曹佐郞扈駕溫泉旣還旋復移司諫院正言
時成均參下官謂以門地不合阻塞新進數人公啓
曰設科取人將欲隨才調用分送三館法意有在臣
分之後果有不合者亦宜移之他官苟濫冤枉不可
勒加卑賤之名廢人初程請先勘問本館主掌之官
仍令該曹明覈處之又論江都敗績之臣不可以年
久而收用藩閫貪贓之帥不可因倖貸而還敍時議
多之以病辭遞復授兵曹佐郞丙午爲司憲府持平

成均直講選知製敎自是常帶三字銜是秋中文臣
重試第四名丁未再爲 世子侍講院文學一爲侍
講院司書正言持平時有黃瓚李碩馥者冒稱儒生
借人搆疏相繼投進誣陷儒賢公痛辨其情狀請置
重律遷弘文館修撰副校理兼帶如例時無何公有
不安節陳情乞解官侍疾 上不許特遣內醫診視
一時榮之又爲兵曹正郞副校理戊申爲調病因事
求罷者三旋卽叙復一爲校理兼司書再爲兵曹正
郞移吏曹佐郞己酉辭遞再修撰兼南學敎授改副
校理司諫院獻納被舍人薦叅自少淸羸善病及登

名路不樂榮進毋有除拜遂巡辭避至是疾甚去職
就閑以卓醫治轉益沉劇竟以庚戌正月十四日不
起享年三十八卜兆於坡州治東泉峴里卜人謂玆
歲有忌不可葬乃以閏二月二十八日權厝于兆側
翌年辛亥二月初二日永窆其兆負巳向亥而距無
何公新阡五里而近公天姿溫雅性度慈祥孝於父
毋友於兄弟仁於宗族謙恭自牧恬靜自守不喜勞
華常獨處一室耽看書史間遇親朋開懷傾倒亹亹
忘倦見識明透言議的確乖激之論掃戾之談未嘗
出諸其口其處臺閣佐銓衡凡所是非進退人者務

從至公絕袪偏私與望歸羨儕流信服有所擬輒來
質問薦紳間論當世第一人必先數公詞華之麗特
其餘事繹年夙成已爲先輩所歎賞及在著作之列
詞命之撰應酬之章倚書立草不加點改而婉曲條
暢人多傳誦工於八法臨紙揮灑若不經意而精妙
可愛皆得之天才初非學習而能也在史閣日久每
侍前席密邇 威顏鳴毫颯颯記注無遺發對諸公
無不聳觀記性過人經眼涉耳輒皆不忘嘗有人舉
其所作百句大篇咨咨口傳而去座中同聽者皆不
能記公即取紙筆寫出一字不錯也平居不喜酒不

以一滴近口人皆以爲天戒而然也嘗於壽辰與兄
弟樂飮倒十數觴不見有酒氣一家驚異以爲曾不
知酒戶之如此蓋其凡事之不露於人者多類是公
之病革無何公亦有風疾不能臨視念之不置公恐
親癠因憂有加強扶而坐自作數行書以慰親意書
辭筆力無異平日比屬纊精神不亂無何公疾益篤
坐卧須人語音不明猶使人記筆口號爲文以祭之
一篇之中稱其孝者三其略曰汝以精明之姿端慤
之行言若不出口而語嘿有節言必有中體若不勝
衣而事有可爲未嘗退懦居家處身淡如寒士淸心

寡欲無所係着在側未有違拂執事動合志意余有吟詠使汝書之凡有簡札必待汝手左右酬應皆從於汝汝實父子間知己也余雖無譽子之癖而時或自詫於人余若須臾無死則當爲筆於立言君子以爲汝不朽計嗚呼其亦庶乎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也配驪興閔氏江原道觀察使贈吏曹判書蓍光熏之女生二男長重模進士次重楷公於愚重爲妹壻知公內外之行莫我甚詳常謂公天姿近道人品甚高其質如玉其氣如蘭文學可以賁時用言議可以補世道謙恭宜受福恬靜宜得壽不幸一疾沉綿

將不可為而鼎重適以其時奉使出疆及歸公已逝矣天何生之又何奪之速乎理誠不可詰也鼎何公哭而謂鼎重曰吾兒官畢年促固無可紀之績然其志操行誼之幾者不可泯沒者吾兒始病時一疏歷陳君德闕失懇懇切至不以事係宮闈為諱先示於我我曰汝病未從仕欲以言報親責出於憂愛之誠甚可抑止第我所處之地異於外廷諸臣於汝得無難乎遂不果上其他疏底復縷者前後非一諸勿傳送藩漢則草本尚在其出入言議之地者殆五六年而不得盡其所欲言者徒以吾在耳吾欲略為行錄

而病不能成文欲托子為狀求銘於允齋宗相公以
表其墓求公一言必信來後而且兼平日景慕宗公
說也子其念之他日又為鄭重再三言之今二甥以
集何公遺意來申其請曰吾祖蓋有所錄而未及完
篇願吾舅毋孤吾祖之託嗚呼噫噫余何敢當亦何
忍辭謹受而讀之昔向時所得親聞於無何公者遂
就本錄粗變節次以備採擇

[illegible]司憲府監察鄭公行狀

公諱慶濟字善倫延鄭氏其先延日縣人有諱珣之
仕麗朝為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諡文獻於

世歷寶文閣直學士諱思道恭簡公諱洪至兵曹判
書諱渕事我 太宗 世宗爲名臣卒贈議政府左
議政諡貞肅生諱自淑金堤郡守郡守生諱爲健
元陵參奉參奉生諱惟沉敎寧府判官於公爲曾祖
曾祖諱澈議政府左議政寅城府院君號松江祖諱
宗溟江陵府使世以清德傳家松江公忠直介潔風
動一時至今士夫仰其名節考諱濩歲均生貞志行
絶人不幸早卒妣朴氏系出地安樂孝廉官至司憲
府監察諱峻之女以萬曆乙巳十一月十七日生公
于漢師里第六歲而孤隨母育于外氏其事母誠孝

異凡兒既受學慨然以追述先業為志奮發刻厲日夜誦讀或廢寢食毋夫人戒之曰未亡人相依為命者徒以汝在帷疾是憂何自苦如此對曰子自樂此不為疲也嘗作洞庭觀魚龍戲詩百餘韻玉峯李公見而歎曰奇才奇才從祖畸庵公弘演貽書勉之曰門戶衰替一至於此立揚扶持專恃汝耳及冠丁王父憂執喪盡禮幾至毀滅仍成羸瘠之疾服闋中庚午司馬畸庵公為其亡貧勸令祿仕以學業未就辭丙子奉母歸于忠州田舍自經虜搶無意於世力穡為養癸未朝廷用鄉薦除 英陵參奉乙酉換授

慶基殿參奉轉陞司贍寺奉事戊子換授典牲署奉
事分差監刈于龍津是役號饒私費公旣莅事不以
絲毫自汚李相時白方提擧本署奬歎不已己丑陞
司宰監直長職掌御供諸物吏胥夤緣作奸素稱莫
可禁杜公自飭甚勤御下以法擧皆畏服自相告戒
口毋狃於前爲鄭官知庚寅陞軍器寺主簿辛卯遷
司憲府監察以疾去官還鄕丙申復監察出宰淸安
縣政從簡平務去煩苛吏民安樂戊戌引病辭辛丑
銓官惜其置散久擬除義禁府經歷拜命旋解甲辰
除內資寺主簿又出爲平陵道察訪乙巳爲親側無

侍棄歸是秋遭艱其哭泣之哀顔色之戚弔者莫不
隱然出涕公前毀於執至是持制尤嚴氣息綿綴坐
立須杖而祭奠拜跪猶能自力丁未除喪僅踰月而
告終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壽六十三以戊申三月二
日葬于寶蓮山亥坐之原與元配李宜人同封去其
鄕五里而近公天資聰敏志操堅貞惟喜朴素最厭
華侈惡衣惡食人所不堪而處之甚安自少有意於
古人之學而中嬰痼疾不能專業常以爲恨平居晨
起展謁家廟省侍慈闈及退書室正冠束帶終夕無
情容雅好閒靜不慕仕宦前後差除未嘗因求而得

舊遊親交有居要路顯官者斂迹不造其門當官唯以潔己愛民爲本公之叔父掌令公滄以行誼節槩見推當世嘗謂公曰汝歷官内外人人皆稱廉白可謂善守先業矣性又篤孝早失所怙偏奉母慈者五十餘年左右怡愉未嘗離側躬親廚爨甘旨必具筋力已衰晨昏不懈其有不安節則坐卧扶持湯藥煮粥皆自任不使人代寢食不違衣帶不解嘗有奇疾猝急氣窒者移時公割指取血以進而蘇延壽至十餘年人謂孝感所致其居憂未殮水飲不入口哭泣頓絶既殯只啜糜粥其葬而反也羸瘠若不能朝暮

諸子泣陳古禮六十不毁聖經滅性非孝之戒公曰吾雖荒迷耄昏豈不知此顧近俗遭親喪託以疾病飲啗自如者多矣吾實恥之今病不甚何忍從彼之爲乎及服闋掌令公相對曰謂汝必至傷生豈意今日復見汝面吾乃今知強壯而不能自致於禮制者皆汝之罪人也尤致謹於祭祀品式有常粢盛豫具戒家人毋得他用或遇疾病不能躬事亦必盥櫛具服整坐以俟若值親諱涕出如血人有請受潘安仁寡婦賦者公垂涕曰吾少時讀文選廢此篇實以情事有不忍讀也其爲馬官至江陵運使國舅恩睠之

符及設酒張樂即辭起旋問之對曰先祖卒官於此常痛於心不敢安也言出而淚下國舅動容感歎即撤去上供簑衣劍有副件謂之知味公笑曰簑豈知味之物耶命却之公常自守若拙辱爲謙晦又終於下位不克有施世亦無知公者然其畜德於躬可以爲法於後類如此矣公凡再娶皆號宜人李宜人德水大姓曾祖諱通郡守祖諱景顏司諫院正言考諱稷不仕母申氏承旨高靈景洛之女生於萬曆己酉正月初三日仁淑慈和以禮自持家族貴盛其祖母柳夫人嘗以壽席會內外諸孫百餘人乃曰端莊英

秀無如此女歸鄭氏廿七年家人未嘗見其咨嗇事
姑嫜順姑常以孝婦稱之生三男二女俱未離襁褓
己卯三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壽三十一後配驪興閔
氏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諱令謨之後僉知中樞
府事諱汝忠之曾孫縣監諱棡之孫士人諱光煥之
女察訪南陽洪劬之外孫自幼服習古訓循蹈法度
旣歸奉承君子盡誠事親撫養八男三女人不知其
有異取媵女之無依者養于家以時嫁之甚惡巫祝
不經之說一切禁亦使不得近門及公棄諸孤勉勵
勸課益嚴曰寡婦之子宜知所以自立矣時時使人

覵其私如曰有讀書聲甚喜或云有盃盤甚恃之娛
大加戒責聞尤齋宋先生在華山引進後學諸子有
欲往從而以無資爲難者宜人曰汝若得名師學業
有成吾雖鬻髮何愛即日備式裝送旣而宋先生被
罪遠謫命諸子停舉業遠行伸理曰安有賢師受誣
而門人噤無一言乎諸子皆承訓庭闈克濟世美有
聞於士友間皆宜人之敎然也後公十二年戊午二
月二十五日卒距其生癸亥七月二十八日壽爲五
十六祔于先兆某向之原公之諸子泂濟泌郁亨洪
受澧士人韓致相妻李宜人出也涉澔津洵泳縣監

趙叅期妻閔宜人出也澍有男瑞河章河濟有男明
河昭河泌有男龜河洪受禮長女適郭聖徵韓致相
長男曰以原其餘內外孫男女皆幼鼎重嘗獲款於
掌令公因得拜公者再三及今病伏鄉里幸與公諸
子遊習知公制行甚備奉職惟謹茲據其家傳第錄
如右庶幾立言之君子有以采擇焉

判承樞府事朴公請諡行狀

公諱淳姓朴氏當我　太祖移御北都之日自請於
朝奉使以行比還被刑道死其至誠盡節建不世之
功賁無疆之休者可以軒天地爭日月而草堂姜公

景叙所記既失於兵燹世益遠沉沒無可考莫有能詳言之者獨幸近者尤齋宋先生時烈裒輯其雜出於譜錄諸說者撰定其夫人任氏墓表庶幾於是乎有徵矣謹按朴之先始自羅祖及普氏代羅分封八王子於外邑以出之號為竹山君者其一也竹山有後孫居於陰城而因以為籍者此公世系之所自出也有諱梓仕高麗為工部尚書閤門祗候其子玄挺其孫文吉亦皆為顯官公實文吉之長子也自髫齔氣度不凡志操甚確人皆知其為節義士公亦常自許曰事君當盡臣節 始麗王以我 太祖為右軍都

統使使犯遼東公以都評議知印亦在軍中旣渡鴨江雨水大漲留屯於洲中軍情大拂將有變 太祖素倚公爲重乃遣公歸報麗主且陳逆順請速班師不見聽 太祖末年旣倦于勤且思豐沛之舊移御于咸興扈 駕諸臣皆懷不平歸德朝廷前後問安使至輒請用法無得還者後當遣使 太宗臨朝問羣臣誰可遣莫有應者公挺身而請自往 太宗惜其人初甚難之公復曰臣爲君死乃其職爾衣君食君臨亂苟免臣所恥也臣行幸無死庶可以報 殿下矣旣退謂家人曰吾平生欲死於國今乃得其所

矣親知有來問者必正色答之曰人臣當以死報國
何用相啗朝臣之前後避使行者聞之皆大慚墜辭
太宗問卿有所欲言者乎對曰臣何言所懼奉命不
效 二 太宗曰知卿妻子常飢寒予當念之以公素有
氷蘗操不事生産故也即命賜宅一區其他賚予甚
蕃公既行不用使者車輿自持子母馬入咸興望見
行在所故以其子繫于樹騎其母以進子母踊顧相
呼鳴徊徨不前移晷 二 太祖臨眺而恠之已而上謂
公既有二潛邸布衣之懽 二 上即命晉接欣然叙舊
賜以酒食曰爾何遠來見我耶公對曰竊不勝犬馬

情欲一瞻　天顏而死故臣來因涕泣嗚咽　上亦
爲之泣且問向者繫子馬于路樹者豈爾耶對曰然
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毋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
情也蓋欲以此諷諭感動　上心也　上慼然有不
豫之色仍留公不遣一日　上與公局戲適有鼠抱
其子墮自屋角至死不相捨公復推局伏地而泣開
譬益切　上復慼然曰爾其休矣吾且思之乃以回
譯之意諭公公得命即辭　上曰爾其亟去行在諸
臣果復請殺益力　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
後始許之而撥使者飭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適以

其殺淳渡道薑至江上登船未及渡遂斷其腰時人以
詩哀之曰半在江中半在船至今閭巷傳誦之使者
復命 上大驚慟因問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毋改前言也 上涕泣交
流後數日謂諸臣曰朴淳予少時良友也予終不食
曏者之言遂決意南還 太宗聞其死大慟曰知其
必死而請行其忠勇在古無比即命錄功賜職優賜
田土臧獲又命畫工只畫其半身以著其忠焉又
太祖回蹕 太宗追念公愈篤又命錄用子孫世世
不廢夫人任氏豐川大司憲獻之女聞公死行日夜

禱天及己旨至自經而死可謂匹美並休矣始公之
死 太祖命收瘞于江上夫人喪 太宗特賜葬地
葬之以禮且命並立忠臣烈女門于其里以旌之今
去公之世且將三百年矣其內外子孫蕃衍皆能襲
訓飭行孝以節孝聞始以其載於譜錄者言之監察
斯承吉兕公之子也大司憲叔蔡牧使叔楙執義叔
達評事叔暢公之孫也司饔正稠監役秀元縣監淵
皆其以下也至六世孫以恢陷於壬辰賊鋒宗嫡遂絕
雖然公忠節既如彼清白又錄在天官後裔諸支蒙
其蔭蔭補官受廩至今不替今 上三年其後孫令

辭上請立宗 上許之禮官擇取其八代孫浩遠俾
主其祀 天書屢加追褒仍命盡還其祭田之混入
於公籍者且官其奉祀之孫一如 祖宗之舊雖爲
有司格而不行我 聖上追報之恩至矣盡矣死者
有知庶幾無憾於九泉之下矣公之職秩忠節當受
易名之典而至今不擧豈其時有所未遑耶今浩遠
將請於朝謂鼎重亦公之彌甥託之以記述之役義
不敢辭謹就諸說粗加整齊以備太常之考證云

墓碣銘

承旨李公墓碣銘 幷序

崇禎己卯春鼎重與弟維重俱以先君命請學于故
承旨李公公進而奬之曰可教未卒業而公出守鎭
川郡其行留詩與别時余年十二童騃無識但見公
沉厚寡默無疾言遽色先君詔之曰吾友外寛內確
可畏也汝等敬事之其後五年而哭公靈輿于京城
之西又三十三年而公之仲胤以公墓銘屬鼎重感
念今昔其何敢辭公諱廷圭字用孚系出　太宗讓
寧大君諱禔之八代孫也高祖諱賢讜司憲府掌令
曾祖諱元成水軍節度使祖諱雲孫忠義衛考諱愷
參奉妣漆原尹氏學生忠男之女副提學豊亨之曾

孫以萬曆丁亥十二月初九日生公甫六歲而值壬
辰倭寇之亂節度公佩符永興舉室往從已而參奉
節度忠義公相繼而卒大夫人以喪歸春姑携幼穉
丁艱北撫公戒之曰李氏三世唯汝一身汝宜自勉
以世汝家公即瞿然求師就學不以風雨自廢亂後
無書籍常從人稱借掟被督遷其艱如是而猶不敢
怠廢也乙卯中司馬大夫人先已棄世戊午又遭王
母喪廬于墓下時當光海昏亂服闋仍屏居不出逮
仁祖反正復應舉登天啓丁卯明經第分隷成均館
學諭崇禎戊辰外遷北評事己巳爲延曙察訪庚午

務兵曹佐郎辛未以節使書狀官航海朝天壬申從
成均直講出令蔚珍縣入爲刑禮兵三曹正郎陞成
均司藝通禮院相禮摠戎使辟爲從事丙子罷官家
居彝値虜搶從　幸南漢馬踣天黑徒步追及之丁
丑虜退　上還都加恩扈從諸臣公亦以奉常寺僉
正陞通政階爲刑曹參議俄遷承政院同副承旨左
授鍾城未赴而遞戊寅除淮陽府使因改利川己卯
又以德川郡改知祥原癸未有昌原之命公已自前
數歲有風疾輿至官以其年某月某日終享年五十
七葬于坡州治東[illegible]川洞負艮之原公未齔而孤

能從慈訓自知爲學卒以立身常持儉約不慕榮名
不喜交游未嘗有要路跡居官務以淸靜愛人爲本
嘗奉事不以夷險爲趣舍其航海而還也遇颶幾覆舟
中人驚怖號呼公正坐不變色颶忽自止衆皆異之
南漢時天寒雨雪　上念士卒凍死諭陪從諸臣有
重衣者各出以救公即脫單裘應命及圍解人人急
於尋問家室爭門四出公獨赴　闕起居然後乃歸
初入銀臺爲不悅者所擠仍擯出絶塞夷然不以爲
意涖剡之日適當檄差檢田號爲括漏勸令增數郡
縣承望公曰吾豈以一官不顧民害耶竟坐是罷居

家不問產業使歸行槖如洗歷典郡邑無一長物惟以祿不及養爲終身之痛常語諸子曰吾以三世遺孫年逾五十有子與孫皆吾先所未有死亦何恨嗚呼公之名德固非後生蒙淺所可究闡而惟此數事亦足以概見其平生矣配慶州金氏贈參判聲振之女雞林君䌹之後領議政柳琠之外孫也從封淑夫人性仁孝慈良御家衆遇隣里皆有恩義賙恤窮阨不計有無尤篤於奉先雖甚貧窶必爲預蓄祭具俾不告匱後公十八年庚戌某月某日卒壽八十四祔于公墓之左子男三人長斂榮以屢擧不第擬參奉

仲敏及奉事李敏徽文科掌令皆簡直無僞以濟公美女三適鄭世欽李命耼府使柳錫龜孫男八人公老公瑩公弼公藎長出公韡公華公裕仲出公胤季出也外孫男五人維憲鄭出鶚元萬亨萬貞李出受益柳出也內外曾玄孫摠五十餘人余於是又知天之所以報公者固有在也銘曰

嗟惟我公蓄德于躬休焉有容確乎其中立身惟孝盡節爲忠在朝藏義出郡敷惠無營無求以終厥世多子多孫有永不替天之所報其不在斯如我不信聽此銘詩

墓表

九代祖妣 贈貞夫人礪山宋氏墓表

公州儒城縣東有村曰虎洞洞左負艮之原有封若堂者贈貞夫人礪山宋氏之墓其下曰司憲府執義閔公沖源與其配淑人吳氏之墓執義公即其所出也子孫世居墓下至今識之崇禎戊申後孫維重以原任大司諫出按湖西路儒城實在其界內率宗人洒掃塋域備物以祭之退與謀曰墓久無表懼或世愈遠湮没無傳宜刻石示諸後石既具宗人遂命鼎重記之嗚呼今距夫人之世二百有餘年矣家乘散

失雖不能詳其本末亦有世譜存焉按譜閔氏自尚
衣奉御稱道十二世有諱審言配三姓其初娶曰夫
人而於鼎重等爲九代祖考妣也祖考之藏在童城
位谷里有短碣題其面曰嘉靖大夫開城府副留守
閔某之墓盖公在 魯山朝拜是職及 光廟受禪
以公爲世名賢召以刑曹叅判不就歸老童城年九
十餘終仍其居葬焉夫人以元配禮當合祔而別葬
於此者不知何故也嘗考族書夫人之父羅州牧使
諱瑛及其配金氏墓在連山其祖兵曹叅判諱允蕃
墓在鎭岑連與鎭接壤於儒城豈夫人早世而卜葬

取近於世壠耶其先有曰惟翊曰淑文曰希植曰松禮曰玢曰瑞皆至大官於夫人爲曾高以上也夫人生二男一女長曰澄源叅軍其次則執義公而擧賢良致位臺憲女歸經歴金恥其內外孫支甚繁擧其聞於世者則判決事貞叅議孝孫左尹祥安持平莞右議政箕驪陽君仁伯叅軍之後也吏曹正郞辯典籍龜孫左賛成齊仁郡守思容令汝健贈正郞汝俊叅判汝任府使汝儉叅判汝慶府尹機節度使祿觀察使光勳掌令光㶑執義之後也縣令金孟規郡守金仲矩生員金叔䕫別提金季繩生員安謙大提學

擢直講翰林李師林生員柳承渲經歷之子鎭興壻也
及今留齋者益衆不可數計其居于墓下者亦六十三
人皆曾出執義公處士枰以孝聞祭奉祼有長者主
爲鄕里望每歲寒食長老會子弟具黍稷魚肉以祭
焉嗚呼人之葬其先者孰不欲世守而不數十年子
孫衰替不能保其丘壟其能保守七八十或一百餘歲
者蓋亦罕矣今玆虎洞則子孫世守致虔香火蘇薦
所及雲仍相襲或仕或處俱有顯名猗歟盛哉於此
可以徵餘慶之未艾也吾先君觀察公嘗有意斯役
而未及就吾弟能繼志有成伯氏著重出按嶺南爲

之助刻而記述之文又爲鼎重感慕追遠有感焉
書其槪顯用垂來世俾有考焉崇禎己酉四月日九
代孫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鼎重謹述

通訓大夫行丹陽郡守閔公墓表

公諱浚源姓閔系出驪興開城府副留守贈兵曹判
書審言之子典農少尹智生之孫仕爲丹陽郡守卒
耐豐城之涓曲原先兆之右乃少尹公以下世葬之
所也令人寶城吳氏合窆焉判書公有四男參軍澄
源執義沖源司果濬源公其第二也執義公之八代

孫著重令爲江都留守有事于先兆見公封塋頹夷
刻石剥落慨然歎曰此吾祖同氣之瘞地也則重修
之、責吾亦有之其可不虔擇日時改築竪表且命弟
鼎重記之嗚呼公之世遠矣其事行無得以詳焉惟
其二子縣監精進士敎曾孫舍人德鳳見於族姓書
而其後裔衰微沉落湖外亦無達以徵焉故只據世
譜略爲之識他時賢子孫出而來請焉因是刻而益
求可據之籍闡以明之是所望也癸丑九月日八代
族孫正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知經筵事世
子左賓客鼎重書

水使李公墓表

全羅右道水軍節度使李公卒旣葬二十有七年其孫秦來伐石而表其墓請識於余曰吾祖少負氣自奇任俠不羈通書史善爲詩又工於筆法再擧禮部皆不利遂感慨欲自奮發立功名盡棄儒業復習騎射求武擧以萬曆辛卯中第選爲宣傳官備局郎當壬辰亂自請往督軍餉　上嘉之賜別將號以去後爲訓鍊院判官海南縣監未及赴湖西有警朝廷以公有將略才換授牙山縣自牙山遷龍潭縣令討俊賊有功陞通政萬曆乙卯爲密陽府使天啓壬戌爲

節度使翌年癸亥　仵祖陵王生事被逮竟以無實止於編配旋蒙放居于忠州之江北日射獵博奕爲娛年八十餘筋力益强壯崇禎庚午朝廷用優老恩特授嘉善乙亥八月十九日以微疾終于家泰來時尚少先人亦早世自吾祖平日事績與歷官次第皆莫之詳顧得於長老者止此願吾子之有述也余應曰諾吾聞節度公長身魁顔有勇力善談諧喜賓客磊然丈夫人也君能孝思追遠爲其祖謀不朽可謂有孫矣公諱弘嗣字孝述廣州人適村先生集之後也考曰安國部將贈刑曹參判妣全義李氏繼室安

金氏皆贈貞夫人祖曰興業三登縣令妣東萊鄭氏淑人公嘗卜其鄉大陽西麓尾谷負甲之原並葬其舅金夫人遂以公喪從葬其次實其年十月十五日也夫人孫氏僉使世謚之女先公歿葬之他所遷祔于公墓之左有子曰好信以勇壯稱年二十三從巡邊使申砬戰死其庶出曰義立公無他嫡嗣取族宗鉉之子先甲爲後泰來其子也　女適主簿金弘元云

孺人驪興閔氏墓表

驪興閔氏者先觀察使贈吏曹判書府君之女而江華府留守蓍重行大司憲鼎重户曹判書維重之長

姉也以萬曆戊午三月十五日生資禀絶異淸粹和順學女事無不能事親至孝父母有疾輒憂念廢食見父母食然後乃食常曰小兒不宜有異蓋雖纎縷之微不之私也年十四受洪氏聘未行而遽以疾卒實崇禎辛未十月二十五日也先君有五男四女不幸長兄十歲而夭葬在楊州鳴牛里先祖贊成公墓左崖餘十舉武與吾叔父之殤者並而差後焉次則三歲別葬於坡山外氏先壠比姉喪亦葬之先祖墓左可百舉武而間一丘不相望也先君諱光勳先夫人延安李氏若重等窃悲吾姉之得於天者若此之

秀而乃不能永其年奚哉後生諸弟蒙父母餘慶得有成立俱享人世之樂每念同氣之情幽明之痛未嘗不心摧而涕隕也所懼他日一抔荒土又無所考長爲樵牧之所蹂踐用立短石追表墓道並識諸殤之所藏嗚呼哀哉崇禎癸丑月日弟正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知經筵事 世子左賓客鼎重謹書

亾姪女墓表

姪女閔氏韓山李君沆之妻也柔惠端淑罕言笑不遊庭不好戲玩之具不私箱篋之蓄父母旣愛其得氣清而又憂其稟質弱也己酉其父以肴重爲嶺南按

使以家屬從庚戌擇其壻歸于李君辛亥夏自其父
任所奔舅喪于京師既數日而李君病癘時余仕於
朝取李君救護於家姪女朝夕居室外湯藥是冬十
一月二十六日余赴早衙忽報姪女病急急歸視之
已無及矣嗚呼我之大譴歟李君之不幸歟抑毀於
喪憂於疾而損其壽歟豈天賦之淸且弱者局於數
歟同居而不及救朝出而不復見何其死之暴也痛
哉痛哉壬子按使公以大諫召還視葬於李氏先壠
即廣州治東樊川負戌之原二月二十八日也西南
距其舅參判公廷夔墓隔一丘一百步而近閔氏之

先出自驪興千章事諱令謨贊成事諱宗儒大提學諱愉俱以名臣備載麗史副留守諱審言左贊成諱齊仁慶州府尹諱機亦以文學行義著於　本朝而府尹公是爲曾祖觀察使贈吏曹判書諱光勳是其祖接使公娶府使洪霍女姪女以崇禎丙申九月二十七日生焉李君牧隱先生諱穡之後癸丑接使公留守江都命余曰吾看李君必能立身追貢吾女之隧吾所哀者其生不長其死無嗣不爲之表後無以考吾不能待也吾治小石汝其識之余謹略敘其槩如右嗚呼可悲也已崇禎癸丑月日仲父某官某書

李煊妻墓表

孺人閔氏議政府左議政鼎重之女也其母曰李以
崇禎癸卯八月十一日生自能言長老見之輒稱其
明淑稍長李父領敦寧府事公維重喜其有知識奬
愛有加年十七歸于慶州李煊舅姑甚愛之常曰是
善事我習禮中度及遭其嫡姑喪又歎其哀敬兩盡
庚申夏其父起謫拜相爲覲入京因産感疾九月卜
七日竟不起嗚呼痛哉辛酉正月初七日歸祔于李
氏先壟之左負午之原即興原江北靈鷲山下行齋
洞也其嫡兄鎭長往莅其事我閔系出驪興高麗平

章事諱令謨大提學諱愉乃其遠祖也曾祖慶州府尹贈領議政諱撲祖江原道觀察使贈領議政諱光勳其母本自璿派全平君慶禎是為考煊之先出自新羅佐命大臣謁平父仁寶司饔院祭奉祖諱瀷同知中樞府事贈某官曾祖諱惟一贈某官嗚呼余哭此女未數旬其所生男亦不育追瘞之墓側而又其同胞六人皆先後夭死不四年而其母亦傷毀繼逝惟茲一抔之記誰復識之用遵古禮立一小石略記其世系如斯嗚呼痛哉其父涖書

李氏墓記

完山李氏全平君慶禎女其母爲其姊有服事女教
世稱爲良姆自幼訓養有方及年十五擇所宜從余
聞而求之其母與姊具曰聞學士儒者吾女性行明
淑可使侍執巾櫛遂選日而歸之余時爲弘文館校
理其擢授東萊出按北關解官入峽遭斥謫南皆從
之及余被召作相又從還京師與同憂樂者殆三十
年有時寒不能絮飢不能炊亦能竭力以齊家衆又
能致謹於辭受不敢一毫妄取於人晩益習禮勤事
祠助祭奠甲子五月十三日無病暴絶距其生崇禎
壬午正月初五日得年四十三産四男三女長女適

通德郎李煊早夭男曰厚成三歲曰戍十二歲曰志成四歲其四未名次女四歲季女五歲皆不育又有坑已滿而未及分嗚呼憐矣其喪第二男及季女皆瘞之先壠之左麓用是年六月二十日葬于二瘞之上蓋欲其體魄相依也遺令子孫時節省視禁戢樵牧孰謂入子之母終無身後之托耶噫噫可悲也已先壠在楊州境平丘驛西牛鳴之地去大江不十里余驪興閔鼎重大受也（乙丑秋又遷第三男志成之柩同葬于墓前）

姜孝元墓表後記

孝元以小吏入虎穴發忠憤嬰慘禍其所立卓偉足

以愧古今貪生負義之徒光齋宋先生爲之識俾表
其墓而其家貧不能具石我伯氏江都留守閔公蓍
重捐其俸爲買一小碣先生命鼎重書之鼎重已大
書其面矣其識文旣有先生手草筆法古健非門下
諸人所可及仍以上石幷記顚末云 後十一年庚
申以其子厚精從勳 見例贈掌隷院判決事

祭文 告文

祭李忠武公舜臣廟文

維戊戌歲夏四月丁卯朔八日甲戌慶尙道巡按御
史通訓大夫行司諫院司諫兼西學教授驪興閔鼎

重謹齋心肆息以獻再拜之禮于故統制李將軍之
廟仍以文告之曰竊以天運周行否泰交迭時有大
亂禍遍萬物惟天至仁有監斯側乃生偉人弘濟是
責斯人之出命世之傑畏天悲人手援衆溺節植忠
義功存社稷事有不齊時或相泥成敗利鈍英雄不
論惟考其跡可信乎天求之萬古有紀斑斑曠世相
感激仰愴神事在異代猶且尚然矧此同朝有光于
前云誰之思統制我公昔歲龍蛇島虜搶東吾王播
猲焉吾帝吁食吾民走竄幾覆我國當此之時殆哉岌
岌若天不恤匪爾之出孰捍我王孰衛我國微爾之

功吾其齒恭露梁一夕大星遽落斯亦天意豈吝人力追惟往事潸襟淚濕藐余小子一介書生聞風感慨景仰高名今承 朝命路出古渡頽階碧草蹋然廟宇瞻斯敬斯地是人非舉目今日北壓方瀰公之去矣誰有繼者感古傷時心飛憐激茫茫九原欲招難作於焉徊徨有懷莫極三品之果一卮之酌再拜以獻公其歆格

禡祭祭文

維歲次丙午五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

尹閔鼎重致祭于癘疫之神猥以無似叨守重藩夙夜憂懼殆忘寢飧禮先敬神念切惠民剗弊革舊立約布新禦邊爲急戎政斯治頑暴作強刑威無施館宇久廢又事土木凡此數端盡心竭力苟利於民不惜吾身一念爲公可質於天然其性褊重以氣浮舉措之間率多過尤昧於自改執迷不已獲戾神民爲不少矣去歲穰穰計日望哺大水以風穗者以枯今春艱食忍飢力耕甘雨纔降淫霖已成陰曀不暘長養愆時云何疫癘又熾於斯連歲綿延呻吟不絕屠然肆毒十不活一靜思厥由豈無所祟遡矣雄都開

自麗季華夷互爭百年干戈野血未乾原骨尚多慘
矣凡庶哀彼忠義況如窮民愚迫就死或罹於法或
厄于横焚溺溝瀆餓莩病殤爲憤爲寃鬱結成氣風
雨莫化陽和所閼惟其不平往往作怪聚散倏忽讎
感盲瞋因依天時觸感人事薰承疾病連染相環㨫
寒焦熱奪幼折壯滅家絕世飈若火煬吾爲爾傷民
亦何辜仍念命吏爲主一區苟能承流宣布德政
修法舉人樂神格戾寃導和散鬱宣滯于何憑附騁
妖成沴良由不職而致毒癘何快爾心實恫我懷兹
瀝血辭心腎是開嗟爾有神亦豈昧昧莫以吏昏虐

此贏穢此無子遺爾將何欲巫覡詛呪雞狗麥黍非
馨非香毋歆毋耽稽古考文宿齊薦恍工祝獻儀注
肥酒甘擇芳歆誠歆毒戢焰同我太和永去梅[illegible][illegible]
言既數惟神所監

祭同春先生文 甲戌

嗚呼先生之棄斯世逾茲周歲矣自先生之疾而濵
喪而葬也凡平日及門之士莫不左右侍護奔走哭
泣各盡其情事於死生之際而顧惟鼎重抱病負罪
屏蟄窮山既自阻於執燭之坐又莫伸於臨壙之列
含哀茹恨日積月深乃至于今日而始將炙雞絮酒

匍匐以進則儀形永閟墓草已宿矣金玉之聲色不可復接氷月之精神於何更覩呼叩不應余懷曷極嗚呼痛哉虎豹逝而藜藿莫衛柱石傾而棟宇將壞實師之遇遽虛子保之民失庇正議詘於邪枉斯文化於異端豈天之所使耶將歸之時運耶嗚呼痛哉誰詰誰問憂時之言尚在乎耳勉學之訓敢忘于心我哭徹霄我淚徹泉一酌薦誠千古永訣彷彿春風平日氣象悦然侍坐談笑莫親嗚呼痛哉庶幾歆格

祭同春先生遷葬文 丙辰

鳳戢丹霄龍亡大澤鰌鱔方喧羽儀永隔佳城改卜

素綍重摯儼乎衣冠復出人間匍匐此來恍若晤對
邈焉終閟已矣莫逮我懷塡臆欲言哽塞敬奠一酌
庶鑒哀曲

祖考贈領議政府君墓埋誌告文 甲寅

幽堂之誌已請禮曹叅判東溟鄭公斗卿撰定燔作
八片藏之石函擇吉奉埋于壙南少東其燔造時字
畫不明者八片毁棄可惜亦埋之壙南少西俾作後
考追遠感慕摧咽難勝

先妣貞夫人李氏墓埋誌告文

顯妣誌銘已請行判中樞府事尤齋宋公時烈撰定

燔作八片盛之石函擇吉奉埋于壙南少東之地追遠感慕摧咽難勝

伯氏靈筵告文 丁巳

亡姪鎭夏所後子夭折之後未及更立今此喪祭之禮姑令次姪鎭周權宜代行敢告

伯氏靈筵告文

遭喪以來家眷零丁勢難在京欲隨喪行歸于忠鄉得與兄弟相依爲居玆以來日奉移家廟先發就道愴感摧割益復罔極謹告厥由

先墓告文 辛酉

遐矣南遷望絶北旋曾未一期環賜自天中途催召
大拜是膺自惟不肖曷可堪承式賴先訓獲沾餘慶
恩榮所覃貤贈俱盛躋秩上公駭號崇封厚德之報
實由積躬施及後人荐被　隆眷玆曰乞骸又蒙賜
眞祇奉　寵命歸掃塋域音容莫覩攀慕何極永念
劬勞追養靡及尙期恩靈對休顧歆含爵以告哀感
摧心

曾叔祖考妣　贈官家廟告文

恭惟祖先積德垂裕俾我後昆克承餘訓並列清朝
叨蒙　聖澤進榮祖禰貤贈俱隆顧以宗統所壓國

章所拘 覃恩之典獨不及於曾叔祖考妣生我之
德無以少報常懷愴恨俯仰靡寧茲因孫維重上章
陳情願伸流根之報伏蒙 聖上特循私懇命贈曾
叔祖考某官曾叔祖妣李氏某封惟此曠世之異數
可以感格幽明無復餘憾矣祗奉 寵命悲喜交極
謹因望祭用伸虔告

李氏府院君几筵告文己巳 爲丈未及告時事遂寢不得行

緬禮至戊午九月始未遷

父母遷墓之地今始擇定於揚山先壟左麓之上將
以三月十一日啓墓於舊山發引待事辦而行永窆

則到新山治具量度遲速而定日君不可不知敢告
其由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自警銘 并小序 甲申

余自幼時無所知識及冠猶有童心仰恃父母之慈不復知有小學大學書矣逮甲申冬十月南原道中得陳南塘夙興夜寐箴心酷好之讀不釋卷又一日次旅舍夜卧無寐筭及年齒指凡再屈而復伸者二矣歲亦暮新年又迫遂惕然知懼始有向學之志三府之數日作一銘揭諸壁上以自警云

人生天地首立萬物性賦均善清濁異禀[illegible]

非誠不明誠之有道敬而後能動作以度調護以禮念茲在茲服前人誠立必拱手坐必斂膝日新又新自彊不息沉嘿思道少言最妙見善則勇爲惡則小邪欲退聽義理自著寔謂誠敬潛心於此

自警序

是歲元朔余有疾滯行留懷川宋希張寓自念學業漸退年齒漸加三十之期倏焉已迫惕然而傷將復警責擬自當日改心易慮輒將每日工夫記而爲課欲持此有所勉戒而不至荒廢也並已錄得若干日于并有小序矣逮至三月之初謹遭外母之喪又復廢

夾於夜側困極之中況今東非儒家取歟在懷有不能忘必欲無負初心更從是月朔日爲記抑有概然於中者昔者夫子大要也三十而立今吾之所未至者惟有二歲矣以吾天職之厚幸爲男子之身能讀古人之書而二十年來了無所得則彼聖人者終亦不可得而學歟此吾允朔之所以自傷而今日之所以重自悲也嗚呼可不懼哉可不勉哉今其記之也推之以日用行事而不擇其善不善者欲學顔子之得一善拳拳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繼之以所聞所見者有取夫子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訓也若其深究

之偏欲以終身者則涑水之所以告元城而曰惟誠一言請行之先自不妄語始矣此實前記之所以弁于首而今記之所以因之也嗚呼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豈非陶靖節有道之言乎今吾之圖惟日新盡棄其舊者請自今年今月今日始而世之求吾者宜亦求之於今日之後不復求之於今日之前云者即又前序之所以為之斷而今序之所以復之也其亦古人自矢之意乎嗚呼可不戒哉可不勉哉

歲在乙未仲夏之朔閑邪亞夫受書

祖考贈議政公試卷後跋庚寅

昔我先祖贈議政公以萬曆丁酉擢第此其試卷也家藏五十餘年累經兵燹猶幸得全公自丙子後寓居嶺峽留書籍並付長甥驪江尹丈至辛巳冬而公考終家君奉諱以來疾病憂虞不暇尋理逮戊子春鼎重爲拜封塋路過于驪守者不謹割其半塗之壁其半又雨漏汚破幾盡奉翫手澤惕然驚心揮泣而綴拾字之不可辨者凡四之一嗚呼其不幸矣然若復經一潦夏則必且磨滅無餘及今收之其亦幸矣茲豈非有物陰相而然歟歲庚寅家君出守安邊府命工貼付成卷且命不肖鼎重補其缺字藏于篋笥

以作後孫傳家之寶而仍命略記其事鼎重竊嘗識之家傳公自幼時篤於爲學雖盛暑必危坐讀書終日不輟汗流濕衣衣爲之腐時我　宣祖大王方以文學培養人材彬彬然多文士世之應舉者率多宏才大手公既積學勤業熟於書史而尤致精於經傳遂一赴中選公年始三十鵝溪李相主試盛稱公文後之稱得人者亦必曰丁酉榜云嗚呼公之平日諸作不幸散失於兵亂無所裒集惟此卷獨留而又不得爲完篇則其爲子孫之深恨何如哉今之補綴者固將以世守勿失勿復毁傷追遺蹟而存遠慕也嗚

呼科塲得失特一時事耳然公之積勤若此其至而其所以昌我世祚永垂家聲者亦未嘗不見於此則祖先之樹立門戶夫豈易易哉子孫之怠棄學業而以僥倖於萬一者其亦因此而懲戒哉

大成殿額摸刋後跋

今世好古而精於筆法者無如進善趙公涑此猶游藝之末其清操苦節實爲一時士夫所模範向在己亥夏鼎重往拜趙公語及前古名筆公忽謂余曰聖廟殿額乃韓石峯所題閑華使見之爲古無其比常恨地嚴不能一覩昨備執事入廟始得瞻望信乎千

古絶筆若方古人則羲之能爲獻之不能也余聞羲獻亦有大字石公曰以其細字可推知耳石峯此題年久必至朽破無傳又恨無人模印廣布以爲永久圖也鼎重聞而藏之心中矣今歲猥忝國子之任適有廟中修掃之擧思趙公句日之言模出翻刻蓋爲廣布計又以印本質之於公則公已自數年有目疾不能視使傍人指畫而評之曰其中大字右畫放頭少低不免一疵吾嘗得之泮中故老方石峯寫此時獨於大字易數十紙至今餘本有見藏者云豈以石峯之妙求一字之好於數十紙之中而終不得意也

耶可惜此模印不能先於數年令趙公目見而眞評
也姑書此以爲識癸卯孟秋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
成閔鼎重書

重刊先祖贊成公題詠跋

昔我先祖贊成公當嘉靖己亥入東銓爲叅議是歲
中廟御瑞葱臺集文武諸臣賦詩命射公皆第一
上嘉歎欲試之戎事即命超階授咸鏡南道節度使
此其北征時所作也沿道館宇皆有題刻中經兵燹
散失殆盡其後百二十六年不肖孫鼎重忝守北藩
踰嶺以來每過郡邑山川輒展看遺稿中題詠諸篇

怳然若當時事在目前也竊不勝感慕之懷謹復開刻揭壁使他日後孫之游北者皆得以考先祖之遺蹟焉公字希中號立巖官至左賛成兩館提學諡文定嘗建言安名世史筆不可改坐護逆削竄年五十七卒于謫所有詩文六卷行于世丙午六月日五代孫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尹鼎重謹書

冬至賀箋甲辰

雷在地下聿迓陰消之休復見天心誕膺剛長之慶萬物咸覩百僚交懽恭惟　主上殿下無憂其文惜

險如禹撫中興之業欲追 先王屬陽復之辰維新
邦命 宗靈默祐方欣且體之豫安法筵頻開又聞
金編之勸講誠切漢臣之獻賀肯效魏頌之備儀伏
念臣猥以書生叨守藩閫出塞方略縱慙屯田之書
投筆壯心寧作入關之請

壬辰遺聞

萬曆壬辰夏四月十三日倭兵大舉來犯時鄭撥爲
釜山鎭僉使領鎭下三戰艦蒼黃出浦則賊船已彌
滿於絶影島内外洋中矣撥且戰且退入保鎭城坐
東門樓上悉治守城之具戒城中毋得驚動令聲哭

籥於樓前軍民晏然賊衆下陸屯聚觀堂十四日鷄鳴始薄城撥厲氣巡城士卒感奮所射殺無數賊屍山積者三區矣盡有一裨挽撥請跳撥叱曰男兒死耳敢有復言者斬及午撥中丸而死城遂陷撥有一妾名愛香年十八聞撥死亦自到賊乘勝直向東萊府使宋象賢上南門樓率軍民守城以備賊是朝左兵使李珏聞變馳入城中抄步卒數百令助防將(時梁山郡無助防將而失其姓名云)迎擊到府南十里許卽還曰賊衆我寡不可當也珏曰府使當守此城吾輩在後繼援可也卽與助防將開門遁去賊軍于聚兵塲(峴名)先使百

餘人持一木牌立于南門之外而去象賢令軍官宋
鳳壽武出身等出視之有書曰戰則戰矣不戰則假道
象賢亦以木牌書戰死易假道難六字投之賊中賊
兵遂分爲三一自荒嶺山底一自西大路其一自聚
兵塲直向南門日未暮圍城三匝十五日朝賊登城
後山由高歷下時府民倉卒遇賊皆入城爲固城小
人衆賊兵數十萬一時爭入城中塡塞莫能轉動以
此賊亦不能卽肆兵刃象賢令其下取朝衣來穿甲
上踞胡床不變色有一倭名平調益者曾隨信使至
象賢待之頗厚調益感而思報急趨前目令先避象

賢不應調並又牽衣指城傍隙地象賢已下床北向
拜矣拜已爲書以遺其父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
臣義重父子恩輕又戒其從者曰汝輩有得脫者宣
收吾屍吾臍下有黑痣如豆可驗軍官宋鳳壽金希
壽等四五人鄉吏大宋伯小宋伯官奴鐵壽邁同及
唱等列立左右賊兵逼前鳳壽希壽大宋伯等格鬪
而死象賢遂遇害小宋伯鐵壽邁同等就俘得不死
爲收象賢屍斂之果有黑痣葬于北山栗林之間賊
將聞而嗟歎資其葬需爲詩以祭之引出害象賢者
斬之自是譙樓之上常有紫氣亘一天數年不滅甲午

朝廷令慶尙節度金應瑞言于賊將使其家人入賊
中興覘歸葬賊將路逢歸櫬爲之下馬引避象賢有
妾曰金蟾咸興妓也聞象賢索朝衣知其將就義踰
垣奔往爲賊所擄罵不絕口者三日亦見殺賊義之
具棺並葬有申汝櫓者亦從象賢赴南象賢知汝櫓
有母恐被賊遣還汝櫓途聞釜山陷謂人曰吾受公
厚恩臨亂敢愛死乎還與同死府民金祥及村女二
人同登屋上二女辞瓦片祥用以擊賊賊去祥母往
視之祥與二女同死賊三人亦死於其側知爲祥所
殺也其後商倭之往來者亦稱壬辰之戰釜山城中

黑衣將軍最難當半日相持殺傷甚多若城固兵衆
終不可陷云蓋以撥穿黑色衣故也東萊府教授盧
蓋邦密陽人也爲覲歸家聞賊報馳還直到鄉校則
先聖祠板已移安于城中靜遠樓矣遂叩城門大哭
象賢開門納之蓋邦進詣祠板前行禮與諸生文德
謙梁通漢等同守不少離城陷死於其所蓋邦之妻
在密陽避兵山谷中猝遇賊懷蓋邦紅牌投崖而死
其後六十七年鼎重爲東萊府使以接倭爲事而
全無備禦之具城亦不復築矣每見父老訪問故事
則皆涕泣言如此嗚呼宋鄭兩公忠義之節天下之

所共聞也朝廷固已追褒立祠屢舉表章之典而自
餘同死義士烈女與夫盧教授之捨生金祥等之擊
賊其忠義奮激亦無愧於古人而未及百年泯沒無
傳此實父老之所嗟而 聖世之闕典也乃復廣加
採詢取其信而有證者錄爲一通謀欲求文刻石以
載其事且造數間屋子於官道之傍令畫工圖其跡
以爲觀感之助又欲改築府城繕修兵器矣石既伐
而以病罷歸其後又十年鼎重忝按北藩秉之父老
以書來曰今太守安公鎮方將請文於當世秉筆之
君子以卒君侯之志願得其時所錄以爲信鼎重實

嘉其慕義之心久而不怠即其前䇿粗加整齊謹以
復於父老云爾崇禎戊申正月二十七日驪興閔鼎
重書

燕行日記

己酉十月十八日戊寅鍾鳴請　闕一行譯官皆不
至令備局吏提囚首譯家僮鄭相公致和從外來在
禁廊邀見姜監司鎬李文學憲洪司書萬鍾金校理
錫胄李修撰奎齡趙翰林師錫李佐郎沃来見辰時
與副使判决事權尚矩書狀官副司直愼景尹拜辭
內賜貂皮帽掩臘藥丹朮白礬胡椒等物以爲帶賚

客故拜辭　春宮已初昇　殿奉文書以出查對於
慕華舘仍向前路參查諸公皆出弘濟院以送趙吏
判復陽南兵參龍翼李戶參晩榮自館相別內兄李
監司星徵韓參奉浤李寺奉事奎徵及從舅夫李僉正
益培婦兄申洗馬彌華來藉峴下送別都承旨權公
大運亦來別到弘濟院宗簿提調姜參判栢年饔院
提調宗室嶺陽君出餞皆循僚席故事也左相許公
積金戶判佐明朴禮判長遠鄭刑判知和李參贊慶
億李禮議俊耉李刑議弘淵餞行辭後步出橋上工
議宋公時喆李郎僚來餞李副學敏迪洪慶州處大

李應教敏叙中正郎聶洪直講覲趙戚丈聖壽族兄台重宋姪炳夏炳遠尹姪楨周朴監察大相李生貞光昷李生翮金兵使鏡李兵使斗鎭送別南應教二星李應教端夏佩酒而来見余醉甚不酌而罷洪承旨萬容勸飮二酌贈饌器而去到緑礬峴下金司禦壽昌十掌令槐李正光迪朴司諫增輝来別李正持光勸飮醉不能飮贈以送行序一篇到高陽郡夜已深矣主倅鄭君何有北路同事之舊設酒相迎己卯趙弟愉李生瀶送行至此告別而歸備局吏李能白安信聘宣惠吏南斗七等隨来告辭李掌令世華来

見食後發行往訓鄭倅取徑路歷拜外祖墳山哭內兄李谷山喪次方有遷厝之舉矣道遇內兄李奉事參徵班荊少話仍入其新卜之山與內兄李庶尹箕徵審着到坡州日纔過午閔生之涵來見庚辰朝發到臨津李參奉時欽李忠義震彪趙生貢爾鼎送行至此同舟泝流行數盃至花石亭而止諸君同渡下岸相別鎮夏鎮周鎮長辭去午憩長湍夕投松都未及二十里雨作一行盡沾濕留守洪令公處亮經歷丁君昌壽來見設酒夜罷歲幣押領京畿差員宋寥訪兄洵辭去封上辭職狀本辛巳朝往哭辛文川喜

季歷謝留守經歷各行數盃還客館喫飯即發歷入
趙欒靜文丈墓所展拜族叔閏別將光謙率身妻寓
居其墓村與之叙話夕投金川客館有濕氣移接鄉
社堂京畿陪行差員許察訪湙辭去壬午朝發抵平
山李公叔達以延安倅爲伴副使來設餞酒辭以病
行兩盃而罷午後往斗城里拜先祖贈僕射公墓仍
看改莎立石之役留宿墓下居宗丈聞載寧晋亮草
堂先壠之右有三原其近者輒寧丈葬其先大夫判
書公第二原即判書諱璹之墓第三原即一相諱祥
正之墓云癸未午時罪後設奠副使書狀亦以外裔

來察近地所居姓孫赴會執役者亦十餘人未時發行夕過慈秀站泉石甚佳朱學士之蕃所書玉溜泉三字刻之隱崖朱又畫其面於崖上而刻之此外題書入刻者又二皆舊時華使所爲云與副使書狀道遥其下酌泉嗽口向暮始發及到瑞興夜且二更矣甲申雨下終日仍留瑞興午往書狀所舘副使亦來叙話乙酉雨霽朝發午憩劒水站夕投鳳山郡主倅李君益昌有均田同事之舊夜設餞酒副使書狀同會病不能飲行數盃而罷丙戌朝發午抵黃州直往判官衙軒尹判官遇甲乃吾家外孫而於我爲再從

叔也黃海都事尹君堦委來送別兵使柳令汝橒亦
見仍留半日夜設餞酒病不能飮行數盃而罷丁亥
朝發李氏關西令公出駒峴相候峴是兩西之界也
下車小話馳入中和日尚早李令請仍向平壤副使
書狀後至初難之强而後許李令先行治船相迎追
至大同江始有暝色庶尹尹君以濟設酒副使書狀
亦來歡飮夜罷入營嫂夫人二庶母釀酒以待諸兒
環坐膝前退與李令聯枕而卧盡忘行役之苦黃海
道陪行都差使官李君益昌到中和辭去谷山倅李
東嵩送行至中和辭去戊子李令設餞副使書狀同

會都事李君字鼎庶尹亦參己丑向夕與李令偕往
副使所館書狀亦會仍登練光亭庶尹請設酒行數
盃而罷十一月庚寅行望 闕禮更理行需盤纏有
裕者分給一行諸人副使書狀所率亦令同分辛卯
副使書狀先行早往書狀所館副使亦來同喫朝飯
而罷拜檀君廟箕子廟夫子廟箕子墓箕子書院觀
乙密臺浮碧樓牧丹峯所謂井田則徽茫不可詳矣
又拜武烈祠祠是報祀壬辰討倭將士之所而石尚
書星李都督如松畫像至今宛然有箕子墓還時見
副使尚在普通門樓上府居士人持酒送行余亦同

登飲數盃歷見都事庚尹壬辰鷄鳴而覺與李令情
話敍別仍命酌比天明已酩酊矣入辭庚尹與嫂夫
人促駕而發日幾午矣李令追送至十里地葛峴上
都事庚尹及大同察訪金君粹五亦來抵順安日已
夕矣副使書狀俱會咸川府使鄭君擴爲供副使來
共飲數盃永柔縣令柳君於齊有太學同事之舊委
來相迎癸巳朝往副使所館書狀亦來仍發行到冷
井撥幕永柔倅設餞慰行酒饌俱豐順安元君振澤
送行至此微酡而罷夕投肅川夜往副使及書狀所
館打話甲午朝雨待少止即發未及二十餘里雨雪

交下一行沾濕来時抵安州府仍留順川倅李令字恒委来送別滿浦僉使尹昌亨以監司傳令到安州来見卽二十年前相識也邂逅甚喜丙申往觀城堞登百祥樓副使書狀同會行數盃是夜兵使成令武設餞於館所丁酉朝發兵使及判官崔君錫佑出清川江上送行午濟大定江嘉山倅柳徽来候夕投本郡宿戊戌朝發午憩納清亭有溪山之勝定州牧使李君世翊来候與副使書狀同會打話夕投本州宿己亥雨仍留向夕牧使設餞病不能飮行數盃而罷庚子朝雨往副使所館書狀亦會打話雨勢少止卽

發歷拜鳳鳴書院奉安仙源淸陰兩先生矣夕投郭山雲興站宿闔本郡將士董善射招令射侯饋酒與扇翎辛丑朝發未時抵宣川夕往書狀所館主倅柳令炳然略設酒果壬寅朝發午憩鐵山車輦站夕投龍川良策站宿挹流堂有泉石之勝癸卯朝發午憩所串站義州府尹李令東稷來候邀見叙話夕投本州甲辰以 國忌停望 闕禮乙巳往見府尹向夕府尹設宴丙午午登統軍亭副使書狀府尹亦來仍往副使所館與書狀府尹會話丁未往觀九龍淵回路再上統軍亭副使書狀同往監司出巡追到相會於

亭上行數盃而罷戊申曉起李令所帶奴致嫂夫人之意得一壺酒卽命酌仍與李令叙話不覺沉醉已酉往見書狀副使盤纏各種有裕者分給一行諸人庚戌府尹令公之子登第歸榮其名秀彥與李令往賀府尹設酒夜罷辛亥寒律不嚴江氷不堅留義州七日日氣漸暖不得已設浮橋於氷上趂朝寒以渡鴨江中江至三江則氷亦堅矣監司府尹龜城府使許輿善龍川府使韓休熈川府使具仁墨泰川郡守韓根李先達秀彥出江上送行鐵山府使李東老郞我同榜武壯元追至設餞巳時發行行十餘里回望

則監司以下送行諸人皆躊躇不能歸矣秣馬九連城西磨石洞義州中軍白勝潤以監司令護行來此辭去夕至馬轉坂川邊露宿府尹送幕裨來問是日行五十里壬子曉監司專人送書始聞 上候未寧有破腫之舉驚憂不能定朝發秣馬湯站前川夕至大龍山露宿所經皆是昔年 中朝設站處遺墟舊木毀墻破臼處處宛然慘目傷心是日行五十里癸丑朝發至鳳凰柵門外秣馬胡人出迎伏兵將二麻貝三博氏二牙譯二甫十古八甲軍四十五牙譯以上則依例接見饋酒各給紙束烟草等物加索不已

甲軍嫌少不受令譯官堅執不許加數則翌曉始受
貴各人稱號若以我國昭制言之則麻貝是哨官之
類博氏是書吏之類牙譯即我人被擄中擇定舌官
者也午時入栅麻貝等點入人馬知數先報北京云
麻貝等言商賈馱數不多必見責於衙門請以一行
他馱添增再三懇請許之義州護行軍官等辭去附
上狀啓是日行四十里甲寅早朝城將請行相見禮
分立東西行再拜一揖遵漢制之舊矣自開 上候來
寧更無通信之便不勝欝迫言于城將曰方物中白
綿紙所載馬氷路墜崖以致沾濕不得已作公文令

義州改備追送幸勿見阻城將曰此是方物豈敢相阻當定甲軍護送卽將此意貽書灣尹別定將官一人追及報信辰時發行秣馬蛇洞川邊夕投松站宿是日行五十里乙卯朝發踰兩嶺涉三渡秣馬長坡夕投通遠堡宿是日行六十里丙辰朝發度分水嶺秣馬嶺底夕投連山關宿是日行六十里丁巳朝發開會寧嶺氷滑難度取川邊迂路踰一嶺秣馬嶺底夕投甜水站宿是日行六十里戊午乃冬至節作豆粥饋一行諸人朝發踰靑石嶺午抵狼子山義州軍官持公文與白綿紙追及于此得監司與義尹書會

上再次破腫氣候安寧進膳如常喜忭不可極是日行三十里己未曉發踰兩嶺秣馬冷井夕抵遼東宿鳳凰城牙譯護行者請謁告辭亦給紙草十二月庚申欲行望　闕禮而處所不便不敢也朝瀋陽禮部郎一戶部庫子一胥吏三牙譯一來見分受歲幣物種以去清人稱瀋陽爲盛京分官以守府庫皆充特爲本穴故自前分儲我國所送物種而今番則諸色木綿盡數取去未知何意也依例接見饋酒各給紙草等物郎吏庫子同席而坐亦無拜揖之節獨牙譯自以我俘不敢升坐拜下席地矣牙譯欲增賂銀之

數要索不已譯官輩爭執不許則發怒乃言此是歲
貢分納者首譯亦當親領以去首譯趙東立以爲增
賂決不可開路自請領往鳳凰柵甫十古甲軍等替去
亦給紙草巳時發行秣馬沙河邊初昏抵葦營鋪宿
是日行六十里辛酉朝發秣馬耿家庄井泉污濁不
能食廢朝餐飲酒二盃路中又飲數盃夕抵牛家庄
又飲二盃是日行六十里鳳凰柵麻貝到此替去遼東
甫十古甲軍護行者亦替去分給紙草譯官聞余廢
食夜汲三叉河以來水味淸潔矣壬戌所持歲幣方
物自此替付淸人將來義州夫馬則還送城將麻貝

牙譯以下分給禮物一如鳳𡺠日暮不得前發仍留牛庄癸亥義州夫馬領来軍官白雲翼辭去附上狀啓朝發渡三叉河秣馬河邊夕宿沙嶺驛村舍是日行六十里當初使行沿路所館任其自擇後因使行從人潛商被捉別設公舘以待之令甲軍把門禁不得出入清國官人往来者亦入此舘稱曰察院沙嶺盤山等處則人戶凋殘不得設舘云矣甲子曉發秣馬高平驛夕宿盤山驛村舍是日行百里乙丑朝發未時抵廣寧衛是日行五十里知縣顏鳳姿持諸酒具刺来見乃福建文士也取紙筆以文字問答略設

酒果終夕而罷送成裨授書爲謝贈以禮物接待皆用華制云漢清二城將各送酒肉以紙草酬之乘昏與副使書狀往見李將軍成樑舊墟燼餘墻壁半頹半存令人慨然石碑石樓獨全宛然兵斗庄護行胡人等替去者所給加前丙寅朝發秣馬閭陽驛夕投十三山自入遼野塵沙滿路是日有西北風漲晴不分咫尺行九十里丁卯朝發秣馬大凌河邊夕次小凌河邊初昏抵杏山堡是日行九十八里譯官趙東立李衡淸譯金天民自瀋陽追及牙譯所索終不增數云戊辰朝發秣馬塔山川邊夕次寧遠衛川邊初

昏入城內是日行九十五里路傍有祖大壽故宅入見之已盡頹毁而可想其窮極奢侈矣館于明倫堂堂後有夫子廟位牌尚存令從人達夜掃除糞穢用巾拭淨各牌曉起焚香展拜胡人亦嗟歎之已巳朝發秣馬中右所川邊夕宿中後所村舍是日行八十五里庚午朝發秣馬前屯衛夕宿中前所村舍是日行八十五里辛未朝發秣馬八里堡午入山海關是日行五十里城將等點入人馬一如鳳凰之爲諸胡所給有加但不接見是夕與副使書狀往觀望海樓城將送酒饌甚盛答以禮物聞北使以皇極殿改造

落成之故爲頌赦向東云壬申朝城將請行宴禮乃淸人從前優待之例饌品禮節皆是胡制設於明倫堂傍有夫子廟與副使書狀焚香展拜午往角山寺遂藍輿登絶頂長城縈絡其上倚堞騁望南自楡關北至遼野開闊曠遠數千餘里鴨江諸山皆列眼前東則渤海浩渺島嶼點點北則石峯巉叢獫狁居之其後乃蒙種之地誠天下壯觀也廣寧護行胡人替去所給如前癸酉朝發秣馬鳳凰店川邊夕投撫寧縣是日行百里甲戌朝發秣馬雙望鋪夕投永平府是日行七十里乙亥朝發取道路歷拜夷齊廟廟在

灤河西北十餘里安齊像廟後有淸風臺江山絶勝
一夕投沙河驛察院久潦就宿漢人姜公弼家是日行
五十五里丙子朝發秣馬榛子店之關王廟流川在
廟前駕石爲橋夕投豊潤縣就宿漢人曹重輝家是
日行一百十里丁丑朝發秣馬沙流河邊夕投玉田
縣就宿王秀才名公羅字豈垣家王以邊士自處文字問答
設茶酒殽果夜深而罷凡就屋屋主必設盛饌仍索
答禮意不滿則怒罵乃是沿路陋習而王則淡素合
於識禮是日行七十里戊寅朝發道遇北使之向東
者秣馬螺山店夕投薊州就宿遼民家是日行八十

里己卯朝發秣馬邦均店午過白澗店店傍有大刹
乃萬曆公主所建云植一木稱以南松葉則似松而
皮則似木瓜夕投三河縣館宿漢人家是日行七十
里庚辰朝發秣馬夏店之關王廟夕投通州知州甯
完福持刺請見且致酒果數種答以禮物是日行八
十里辛巳朝發黑霧四塞不辨咫尺可謂晝晦也秣
馬於八里村僧舍到朝陽門外牙譯等迎候於東嶽
廟請改着帽帶而後入暫憩廟中石碑森立忩忩不
能盡讀而王右軍集字趙孟頫楷書董其昌行草㝡
集八分最佳未時投玉河館是日行四十里往前使

行騎馬入館自數年來淸人援引明朝舊例使之
下馬於館門外云矣壬午朝待表咨於禮部則右侍
郞曹申吉立卓右受之在前令譯官往傳自數年來
漢人考出大明會典言于淸人始令使臣親傳云
大明初年外國使臣皆許乘轎而我國使臣自以陪
臣不敢乘轎於皇城之內禮部許以知禮而載之會
典到今淸人考見會典不許乘轎乃反乘馬於安南
諸使乘轎之間得非過恭非禮之歟耶丙戌朝牙譯
等入館所令一行譯肄習正朝禮而請使臣立階上
觀禮是日譯官朴而識奴病死甚憐甚憐丁亥使臣

以下往鴻臚寺習禮其禮三跪九叩頭習禮之擧亦出於漢人據舊例囑清人自數年創開云矣戊子禮部以清主命致歲饋乃是從前優待之例云庚戌正朝巳丑曉起由東門入清官分班坐於午門外引吾輩坐於西班第三行之末其後亦有三行似是待以二品之秩也天明清主先往鄧廟問之則明朝猛將以鄧為姓者戰敗見執不屈而死仍成厲鬼還之者皆猿胡人大駭懼立祠祈禱入燕之後亦不敢廢香廟尊奉云巳而還入拜其祖母與母巳時出太和殿即舊時皇極殿也遂引班行禮次令我人行禮禮畢

引我人坐於殿簷之下行茶禮茶並乳酪同煎者不能近口牙譯見其不堪遂受蒙古兩種使臣亦來在於我人之下罷歸館所日已午矣壬辰主客司郎中淸人一員持大明會典來問會典中有種馬每三年五十匹近有加貢不在種馬之數之文此是何年間事耶貢馬加數一款難於爲說泛引麗末國初事令譯官答之曰洪武初年　大明太祖致怒東國之不絶元特增貢馬之數其後我朝至誠事大且知意不在馬並與種馬而蠲減矣郎中領之有喜色而去令譯官探來問之由則牙譯等對以淸主見我國文書

令戸禮兩部考出太宗世祖所減幾何　明朝納貢之數亦幾何禮部欲知故事故來問云云矣甲午書師程龍一來見託令寫眞許諾而去要得筆墨作草本以試肖否并紙與之乙未聞漢人自號曲顛子者善推命年今八十餘不肯往來屈辱於清國將相送書論命且致紙筆數種爲禮答以細推徐報丙申早朝牙譯來言方物歲幣當輸納庫與譯官領去丁酉聞清主出拜其祖廟云辛丑聞清主親祭天壇云癸卯夜雪渡鴨江從初見也甲辰清主出獵城外十餘里地云丙午曲顛子以論命小卷投之不書曲顛道

人蔡溫頓七字矣丁未畫師持寫真草本來使軍官
譯胥諸人審看皆稱略似依俙而不甚肖畫師自言
必用工六箇月方完宜於後日使行推去若不肖似
則當不受價戊申盤纏各種有裕者分給一行諸人
己酉清人揭告示榜使之開市清主出獵紫金關
在易州之境云庚戌設下馬宴於禮部清尚書恩國
泰主席矣癸丑早朝牙譯來言當詣午門前受回送
禮物一行正官及從人亦有贈物已時罷出午時禮
部右侍郎曹申吉來設上馬宴於館所申吉是山東
人云乙卯清人始許出去而一行譯商未及束裝再

三控訴仍留丙辰早食後發行着便服騎馬由朝陽門出少憩東嶽廟乘駕轎抵通州日纔過午留宿丁巳朝發秣馬夏店遼民李姓家其子士英讀書知文字夕投三河縣來時僦宿漢人家戊午朝發秣馬邦均店之關王廟夕投薊州來時僦宿遼民家家主盡心接待往來如一二月己未朝發秣馬螺山店村家夕投玉田王秀才家文字問答設酒慰行夜深始罷庚申朝發秣馬沙流河村舍夕投豐潤曹重輝家僦宿辛酉朝發秣馬榛子店夕投沙河驛姜公弼家壬戌朝發巳時抵永平府房姓人家前站甚遠無止宿

處仍留癸亥夜雪僅受人跡朝發秣馬背陰鋪夕投楡關僧舍甲子夜雪如昨朝發秣馬范家店夕投山海關城將設宴如來時壯京護行大通官李夢先次通官尹錫麻員甲軍等替去贈給如例乙丑朝出關秣馬勞軍屯夕投前屯衛丙寅朝發秣馬中後所川邊午炊中右所川邊夕投寧遠衛僦宿村家淸人奉香牵牲而過問之則將釋奠聖廟云譯官以爲異事前所未有云丁卯朝發秣馬連山驛川邊午炊高橋堡村舍夕投杏山堡戊辰朝發秣馬四同碑川邊夕投十三山己巳朝發秣馬閭陽驛夕投廣寧知縣顔

鳳姿来訪文字問荅庚午朝發秣馬盤山驛夕投高平驛辛未朝發到平安堡道中停驂與副使書狀飲酒三盃分餽裨譯秣馬沙嶺驛夕炊三叉河邊初昏入牛家庄壬申朝發秣馬耿家庄夕投筆管舖癸酉朝發秣馬沙河堡夕投遼東甲戌朝發秣馬冷井夕投狼子山先遣灣上軍官金得鎰于鳳栅探問京國消息乙亥朝發秣馬甜水站川邊夕投連山關丙子朝發秣馬通遠堡壯川邊夕炊松站壯川邊日晡入察院金得鎰回致平安監司義州府尹書聞從妹鄭佐郎内室妹婿洪校理叔平兩喪慘痛不可言設帷

野次哭之丁丑朝發秣馬鳳凰柵扯川邊乘夕入本柵戊寅朝發至柵門留牧城將康貝等出來搜驗一行駄載運餉差商梁廷燦所持資治通鑑以犯禁被捉日晡出柵行十五里露宿於鳳凰山下己卯曉起成服從妹之服設帷哭之仍爲發行秣馬于金石山下申時到鴨綠江義州府尹出迎江頭與之叙話行酒數巡乘暮入城庚辰修上渡江狀啓向夕府尹設酒辛巳修上聞見別單午後發行秣馬所串夕發良策

清主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癟頤尖其出入輒於黃屋中俯身四望我國使臣之列性躁急多暴怒以察爲明懲輔政諸臣專權植黨之患誅殺旣多猜疑積中無論事之大小必欲親摠用人之際先問賢否於宰執宰執有薦引則疑其黨私皆不用旋以己意自選故宰執憮懼不敢發口黜貪陟廉用刑極嚴而其所視聽多出於貴緣姻戚之輩有獻貂者問所從得對以適買於人毛甚好故來獻遂索其賣貂者責之曰得好貂不獻而賣之何也殺之初時玩具付

之掌庫一日還索多有遺失即殺之以此人人畏誅頗憂蕭墻之禍但漢民久苦權臣之肆虐頗以威暴攝下爲快謂賢於順治矣在職者無尊卑內外貪黷無厭公牒民狀非賂不達近日清主用法之嚴不敢公肆至於鞍馬則委以禮饋無禁故求駿馬金鞍遺寧執而得官者皆是馬價遂高善步之馬雖小非四五百金不售鞍具則盡以金玉珠貝爲飾不能具此者恥出道衢清主善射御喜佃獵無日宮中馳獵令民納生兔獐鹿放之禁園自射之發無不中計其直兔銀五錢獐四兩鹿倍之

說其人賦稅之數准除馬道遞載生鹿者問之亦言進獻崇德之后則善事之順治之后則謂非生母待之甚薄崇德后屢戒出獵則對以旣無用兵處非獵何以快意年少之時又何可鬱鬱長處宮中乎前秋出獵山東今春又從西道出獵寧金關此後亦當頻數出獵而欲以距京五百里爲限其出獵之時從官胥吏兵馬其數過萬爲除民弊糧芻供具皆自京司辦送一獵之費至於四十餘萬金云

崇德之后仁厚有計慮絕私謁不受賄賂淸人皆

屬心凡有大事清主亦稟決焉背之以叨免死亦
出於此后之意今年元日清主欲設太平宴崇德
后以虎口王之子在殯止之虎口王乃順治之嫡
兄及順治立九王猜疑殺之者也順治哀其非命
封其子爲王於清主爲從兄云
清人相傳清主將娶蒙古女當爲元后已娶之后
則當居其次渠國之制本要三后云矣
順治有庶兄性甚淳良而無才能順治怨之斥之
瀋陽俾充崇德葬所祭官康熙以爲至親不可疎
遠加王爵召還崇德祭官則差當時節以公爵者

輸崖以送一行所率人馬數百道路之費將不可支云

虎口王者崇德之長子也九王攝政時誅殺之順治親政封其子爲親王以驍豪稱年未三十饒以瘡疾死即今宗族封親王只六人生存云矣

胡制有親王郡王之異親王則一年廩祿銀米各萬郡王居半爵秩亦如之云

元日行禮時清官侍立殿上趍走使令者及庭中跪叩者俱不嚴肅整齊老譯等以爲順治親政後不如九王攝政時康熙親政後又不如順治末年

時號令之漸緩可知云矣

牙譯輩以言語傳通兩國之事故屬之於禮部禮部尚書以下皆使而已諸王宰執則截然無相接之路雖或因事招問待之若僕隷今則諸王宰執多於會朝問寒暄致殷勤我國譯官亦皆款昵以爲近來賄賂成風此輩以東貨善事得其親密淸人無貴賤上下之分只視金之多少爲之厚薄政紊亂如此云

淸主出獵山東八日程纔還獵時有流矢穿御鞘問自供婪背之黨六人持弓矢混入甲軍中三人

逃走三人被執或傳漢人失田者爲胡人所侵迫亡匿蘆葦中爲獵騎所得疑其有謀捉囚鞫問云在京城內比數年來每夜二更雞盡鳴清人以爲九王死時如此今亦虎口王之子死即其應也或云九王久行帝事非人臣比虎口王之子雖是宗室封王者豈應有變耶

曾聞中國喪制大壞今則盡化胡俗尤不足言而最是沿路棄棺無數有子孫者僅能以土塗之有力者間或以甎築之而經一潦雨甎皆壞露其豈葬者亦在田間道傍不墳不樹耕種其上見之慘

然以儒士稱者用練布練麻作衰絰冠巾其制依
倣古禮而不合者多猶且往來之路只見一人矣
清人相呼必舉其子名而呼之曰某父一如我國
鄉村之俗其在公座貴官之呼管下亦然舉此可
知其凡事尚未用夏矣
王本方張既改搆皇極殿而又改造東西廡又叅
太和門左右開夾門其材盡取南方木蘭運費不
可勝計乾清宮則改搆者至再或云數年前因地
震皇極殿及後廊皆傾側凡所故改造矣
奢侈已極裘衣以貂皮狐白爲賤富貴者皆尚台

鼠皮爲其稀有也淸主衣黑狐皮出於遠夷視爲
禁物諸臣則有賜而後方着云矣
關外之民皆言運石之役已至數年不堪其苦道
遇石車駕騾數十有時車碎不能行其石之大者
長可數十尺廣亦如之問之則對以胡俗本用火
葬以燼餘納之缸器置之別舍以奉祭祀順治之
衰漢人以爲若不埋土不得地利遂以燼餘盛至
缸埋之瀋州地仍營宮殿窮極宏盛又埋崇德以
上諸酋三燼於瀋陽本穴又營宮殿結搆同制故
工役浩大完畢尚遠云矣

清人軍制有八固山之號擇兄弟子姪從兄弟之有才勇能將者分領七固山清主自領一固山乃其舊俗而每固山旗色各異以旗辨之及八王九王死以其所領固山歸之清主即今清主所領三固山每固山又置副將以下諸官如我國中軍千把哨之制自入燕京每固山所募之軍分漢清蒙三色各成部伍舊之一固山今成三固山故謂之二十四固山然主將一而副將以下衍爲三矣清主所領固山則視清主爲主將清主視之亦如私兵今年上元連三日設宴問之則清主旗下將士

進宴次清主云合漢清蒙三色計之則燕京之兵過十萬只計清蒙則僅四萬云而傳聞不可詳重賞勸募砲手成才者已至二千餘名云

沿路所置甲軍之數鳳凰城一百名遼東四千名牛家庄五十名廣寧二十名山海關五十名寧遠衛則曾置四十名旋已撤移他所寧古塔一千名今欲添數瀋陽一千名蓋州衛一百名此外堡舖州縣但有舊時漢兵之額而最多者通州八百名其餘薊州三河寧遠衛等地僅存三百一二百而亦不以兵視之我使護行甲軍十名自北京替于山

海關自山海關替于廣寧自廣寧替于牛家庄自
牛家庄替于遼東自遼東替于鳳凰柵以此可知
眞㺚之種已少也
胡制甲軍一年之廪銀子二十四兩漢人之募入
者則減作十二兩我國人被擄見募者則加作三
十六兩蓋出於順治最愛東人之致云
立國無規模只依樣 大明法制而已設科取士
南方人多得之以次差補州縣之任使之治民至
於掌兵則雖小堡不滿二十騎皆以胡人差遣鎭
漢人呼㺚爲㺚子遂稱漢人爲蠻子自稱爲蠻主

漢人雖爲尊官亦不敢何問以故撻子以甲軍稱者鞭笞漢人罵辱知縣知州無忌人心益復思漢疾視胡人如讐胡種甚少沿路設防所置甲軍多不過五十少則二三十或全無一騎村里尤漢雜一胡而亦多戊午丁丑漢鮮投降之種非真撻也燕京盡撤城内漢人出之城外以胡騎四萬留衛有事則一鼓而盡聚南京雲南各留一萬往來飄忽所向蹂躪以此舊時忠義之士不敢出頭窮民爲盜者亦不得據地成黨天下靡然屈服其勢非有大飢天下同時崩裂則必自關外生事使渠專

意於北而後南方豪傑方可有爲矣

自鳳凰城至山海關沿路鋪店居人皆言方有抄籍壯丁之舉寧古塔瀋陽亦然必是添兵之意而未知用於何處入關以後路逢一清官則乃兵部侍郎爲添兵往寧古塔者也寧古塔曾置甲兵一千今加一千欲爲二千云寧古塔在我國北道會寧府北西相距五六百里按北時聞北兵使李汝發之言搜見丙子以前文書則胡差有曰我國之寧古如爾國之江華盖是㺚子本穴時爲他日之所歸者而距黑龍江不遠云矣

顧治死時懲九王猜殺宗族且有簒逼之患擇諸
臣有勳勞者四人命輔孺子即孫尼蘇克薩哈鰲
背遏必隆也胡制䧺種則雖位至卿宰名隷固山
有罪削職則還于軍伍故親王之爲固山者則卿
宰以下皆不得抗禮事之如軍卒之事主將焉給
田設庄以其所收養其軍兵九王之初入燕分田
自占膏厚而多以瘠薄者與他固山羣情皆怏怏
有不均之怨及九王死後孫尼極言九王有簒奪
之志其迹難掩追論施法盡殺其旗下將佐孫尼
又言九王固山久占好田宜換給他固山薄田順

治曰分田已久雖得瘠薄各自安業今若換易則九王固山之兵必不堪不聽再三固爭順治發怒立禁如有復言者當刑及孫尼等輔幼主與獒背合力更立換田之論蘇克薩哈引順治之言執不可獒背嫌恨搆譖蘇克薩哈知不能容請老歸守順治墓獒背諭以不遜有異志夷其族竟令撥田且奪山海關內州縣漢民之田十之七以充不足之數漢民之流離乞丐者至今相續於道孫尼病死呉三桂累上書伸卞蘇克薩哈之寃且擧獒背擅恣搆譖之罪獒背輒從中去之不達三桂詐作

薦士狀請清主召接仍以密書置懷中直投殿上
清主始覺獒背之壅蔽盡殺其黨與而頼崇德后
念功獒背獨不誅方囚圈籬中遏必隆亦坐黨私
革職云蒙古諸王中有元之遺種得傳國璽以獻
清主以公主妻其孫即順治之姊也其後代立爲
蒙王矣蒙王死其弟阿不乃爲名者又襲封公主
與其旗下人相通阿不乃射殺其相通者清人仍
以公主與阿不乃生三男一女陞爲親王及順治
死不來吊公主死不通訃自取公主嫁時僕從之
女爲妻而亦不告康凞甚怒疑其有擴反之志猶

有畏忌不敢直斷擧其所犯令諸蒙王論其罪諸王皆曰可罷去年六月間詭辭招來因之瀋陽只許一女數婢同在囚中蒙人往来供給阿不乃爲人屈强略不介意日日自彈琵琶飲酒高歌曰我何罪耶得痘疾纔愈其女因痘而死清人令公主所生子代立其子代立後来瀋詩見其父清人不許又請以百兵守護不許大怒咋指曰我兵數十萬分於吳三桂及南京者亦過萬爾雖以朝鮮小砲爲恃若以一陣兵先遮其路將何爲耶咆哮而歸關外騷然以爲蒙兵朝暮至矣過秋不動故少

止瀋陽守將等尤用憂怖唱言奏文請釋欲緩其
心瀋陽甲軍等皆言有秣馬之令將用於今年二
月云而不知用處蒙種在北者四十餘種阿不乃
最豪能統率諸部落故清人甚畏之云矣
胡種之在北西者混稱蒙古而其種類衆其名各
異清人亦不能周知歷舉大槩在北者四十餘部
而其服從於清人者二十餘部牙譯等以去年蒙
古入朝之數有加於前爲之誇張我譯答曰誠是
盛事但未知蒙種在西者亦來否嘿然良久曰姑
未至矣大槩清人甚忌西㺚前冬西㺚之在鞏昌

府西寧衛之界者送使請入貢呉三桂答疏不可納使清主從之送人厚遺金帛其數萬萬蒙古之入貢者亦自今年多與金帛其在極北者羅禪竄羅思兩國亦入貢皆利金帛如安南琉球荷蘭等國爲通貨入貢之爲也竄羅思則乃頃歳作拏於寧古塔所管曰可部者羅禪則與竄羅思連境云矣

或傳自北京多送船匠於寧古塔方造船而未知用於何處云矣

鄭經在南海中據有七十餘島其中一島長數百里廣七十里時時出海掠奪遣所謂相王者領兵

任福建防備又疑南民與之相連循海邊三百里撤民居長蘆荻不通人跡只置偵候之官而亦不得領兵有變舉烽則總兵登時進鬪自南海至北海皆禁漁採漁利永絶民不聊生小艇片舸已盡毀去只存漕船自今夏亦廢漕船云漕船之廢未知的否而通州江邊舊稱船檣如簇今行所見僅有七八小船過山海關時登望海樓水邊無一漁船問之則有禁不敢已久矣

清人遣兵部尚書明珠及二侍郎誘降鄭經經曰若割一省封王又不剃頭如朝鮮之為則當降或

云遣兵部尚書明珠浙閩摠督劉士麒誘經出島
登岸以居經不肯受誘
燕市錦段白絲及肉桂丁香等藥種絶稀似是南
方梗阻之致或云此等物俱自南方船運而去夏
始有船禁陸路車輸故稀貴大槩北京百物皆之
民貧到極
每年使行太僕令譯官求買種馬其價比常直數
倍胡譯等利之預貿以待我求近來馬種甚小絶
無大且良者渠輩欲賭利而四貿不能得云沿路
牧馬不啻千羣而皆與牛驢相混未見有髫髦軒

昂者入北京問之舌譯答曰非但馬種小人種亦小不知何故云元日仗馬亦小不如我國之仗馬矣

沿路城池館宇任他頹毀一不修治閭井蕭然廢墟居半不改兵燹之色觀其景象京都州縣有同寓寄無繕完自固之意雖有治民徵斂之政亦無條理統合之勢只威之以力取服目前而已也

沿路所經雖殘縣小店市街之間皆有肩摩轂擊之盛視其田野則土廣人稀荒而不治人民之繁衆不及我國矣

自鳳凰城至山海關千餘里之間蕩然無坊守所謂甲軍並寧古塔瀋陽所置者計之亦不滿三千其他堡舖州縣所存蕪是漢人之農與商也若有以萬兵直擣關外者則不費一鏃一丸而可交遼廣遼廣既定之則關內皆將開風爭縛胡將胡吏而來矣

處處舖店有官榜皆是捕盜事問之則自關內民田奪給將士之後窮盜日滋刼掠相繼行旅無伴則不得晨出夜行云燕京以北胡漢雜處多是公私産業皆免稅役故賴以爲安爾方則兵搶之後

詩策甚虐窮民多相聚爲盜或有數百爲羣者白
晝劫掠於富戶州縣譏捕則驅散無蹤云
山海關外民役則每田一畒納稅銀三分較之我
國之田則一畒當爲三十餘負其稅甚輕南方稅
役則一如明制無改云
關外堡鋪儲粮甚少探問其由則民田納銀更無
稅米之法只取儲皇庄所穫故如此云
胡人衣制本作狹袖而於袖口作馬蹄狀以覆手
背問之譯官則舊有紅頭馬蹄袖四千年天子之
識胡譯鄭命壽等亦嘗唱言父有此識吾輩當[illegible]

四十年云

箕都民俗用秫蜀黍祝歲丙寅冬見蜀黍中有朱書董王春三字以爲異丁卯春有虜變謂其驗然莫曉其文義戊寅秋村婦闢蜀黍又有朱書古月亡於魚羊六字監司上之朝宰皆見之鮮于司業浹亦云親見今過三十年無驗莫曉其故也

沿路自遼東至山海關每五里置一烟臺山原之稍可候望處皆置烟臺每三十里二十里置一城或四五十里置一城随其地勢而爲之遠近當時天下物力盡於此矣及流賊迫逼畿輔吳三桂將

四十萬兵在寧遠衛而不敢徵還比事急始命勤
王則三桂逗留不進竟致千古所無之變 太宗
定鼎燕都與虜爲鄰貽禍後孫乃至於此實未曉
神筭之所在矣
吳三桂者寧遠衛所屬中右所人也其祖父之墳
在道傍無碣表問之村民則對以自知其罪慮有
他日之禍不敢表云爲惡者不可謂不自知也清
國之封異姓爲親王者獨三桂一人自蜀移封雲
南俾防南徼而蜀地及寧遠衛等處亦令仍管故
庄民適滿關外云矣

自義州由連山舊路出遼東至寧遠衛則爲十四日程自義州由海邊直趨盖州衛至寧遠衛則爲九日程云

王秀才問答

曾因金尚書飽聞聲華今覩清儀令人欣瀉

燕山逸士過承金先生說項慚愧慚愧

聞主人多讀古書在今不廢擧業耶

予之生即值金戈鐵馬之時更遭失業之苦不但無志功名抑且靑緗散失欲嗜古而不能復何問擧子業耶

關內士民流離乞丐於關外者相續於道皆云世業盡沒於公家旣有天下當愼擧措何以白奪民田

此非草野人所敢妄對也

禹貢山川盡入版籍否

且奉朔者甚廣如安南諸國亦始歸去也

昨歲漂船來泊我國之境詳傳永曆尙保南徼此言的否

當日所恃者孫可望李定國二人耳降者降而死者死永曆遂爲緬國所獻今已五年矣漂泊

人言不足信也

降者是誰緬國在何地

降者孫可望緬國者在交趾之南乃海外一國也

如宋故事耶抑遇害耶

為兵所追不得已而投緬國蓋避害而反遇害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今天下獨無一介朱氏子孫耶

更名易姓者滿天下尚不止億萬其知無能為

何
孫降後徼何官尚得偷生耶
封為義王今已亡矣其子見在不襲伊職
當今用何道駕御天下而天下晏然乎
古今治道不一今日所謂無為而治者乎呵呵
親政之後政令比前何如云耶
覺勝于前
天下大勢必有可聞者略示之
所可訝者邇來令甚廉而賄賂愈行四海甚
貧而奢靡愈尚

所恃者兵馬而兵馬已衰奢侈又甚以天下之大
豈無崛強奮起者乎道聞山東有盜的否流賊無
遺類耶
山東自于七變後迄今無事流賊遺類二十年
前早已殲滅也
今世有學問之士如許魯齋者耶
如謝疊山者則有如蘄州進士李孔昭者是如
許魯齋者自不乏人但不必屈指耳
明朝士人冠服帶履之制可得一一見示耶欲遵
用於東方耳

秀才頭巾藍衫青領袖青緣四邊藍縧皂靴舉
人頭巾青圓領藍縧皂靴太學生亦如之

顧聞李孔昭本末

以薊州人登癸未進士甲申遭亂清人聞其賢
三召不起杜門老死

回時問答

入燕京買得舊時儒巾以来其制是否元無纓脚
否

龍眉鳳目俱在其制是無差也元無纓脚
北京書肆絶無灕瀋諸書豈世亂拋學而然耶

幾經兵火典籍更甚於秦阮之烈熖是以諸書不但不存于市肆即故家亦寥寥矣可歎可歎

貴鄉素稱多儒士豈有周張邵全書耶

敝邑自崇禎已巳迄今四次殘破順治癸巳七年大水邑人不能當荒年鬻矣周張諸全書今亦少也

昇上文華有出仕官人手中者乎

如成克鞏世祖朝宰相何汞先朝兵部侍郎此二人俱見在一致仕一爲僧

致仕者爲誰爲僧者爲誰

致仕者成亮筆牀下十有餘年為僧者何采盖
因先朝之後即變名曰衲采為僧幾三十年
采上人居在何處寺
抗州西湖上
太學啓聖廟從享某某耶
敝邑啓聖廟無配享者太學不曾身到不敢妄
對
北京有正朝行禮鄧將軍廟之舉鄧是何人而能
使尊奉至此
鄧將軍乃　明朝副揔兵為清所執不屈而死

英靈大者遂為本朝崇以祈福之神相傳如此然不能詳其名與鄉貫也

到北京清人在職者相對皆接話款款漢人在職者相對不出一言豈習性然耶抑無興致而自簡於言語耶

清人則無可無不可漢人乃避嫌疑不敢多談非習性也

民間頗稱朝政之善而京裏多以宮室石役遊獵國儲漸竭為事猜疑積中以寬為明用法太酷人人畏詳朝紳亦有分裂之漸云此言信否

比俱切時變然宮室之後在旗下不在民間雖有略攙之苦而廉貪屢有黜陟獨是遞人餘例甚嚴且弊竇百端乃民不聊生之大者朝紳黨附從來有之況今日乎非妄言也

或云鄭經尚爾崛強沿海三百里清野無人居海道不通舟船主人亦有所聞否

無所聞然此人言亦不謬

或傳遣國姓官招撫則拒而不納且云割一省以封則當降然否

差兵部尚書明珠浙閩總督劉上祺前往撫至

令尚未成議大抵本朝欲誘之登岸在彼又不
肯受誘看來終不能議撫也
鄭經尚用永曆年號云尊奉 前朝而然耶抑或
假托而然耶無乃挾朱氏以張其勢耶
此則不能洞悉其意
南京殷盛如前朝否
誰能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先太息時
中國有便把杭州作滿州之句云可聞其全篇耶
此乃時人戲改古詩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
歌舞此時休腥膻薰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滿

州
以筆代舌終不能盡所欲言令人鬱鬱
紙筆代喉舌古人已言之矣雖不能暢談然勝
於肆口者多多也呵呵

顏知縣問答
譯舌不能盡所欲言代以筆舌如何
大老爺各位駕臨無可為敬恕罪只叩見有話
問便答

主人官居幾品今日儀章以何分秩
官居正七品進士出身今遵清朝制度不敢戴

紗帽只羨
貴國尚存漢官威儀
生歲在某甲
戊辰年四十二歲
與我同年生
賤辰僭同見老爺容貌還少壯
憊病已衰少壯之諭令人發笑請以行中諸譯爲
禮本家何在
家在福建因亂遷徙
離福建幾年

先在陝西四年今來關東一年

曾往福建可悉南徼事　前朝舊蹟已掃盡耶

家住福建南徼事不便言前朝事亦不敢盡述

能復飲否

再奉陪壹盃

回時問答

昨歲旅次蒙荷臨問迨今銘佩又此回路荐承委

訪益切感幸

前蒙雅贈兼賜佳吟甚感于心敬　依韻步和見

笑大方尚有贈言因遠出昨日到家未遑索句

期之異日

有薄酒請奉歡

不敢辭

緣何事往来瀋陽

見上臺拜年住有月餘因染小恙

道中有運石向瀋陽者問之則有陵役云云某某

陵因某事改修耶

皇陵俱係新造歷年未成工力浩大尚有幾年

運石

新造者幾所

天聰天命崇德乃皇淸三代聖祖原在瀋陽舊典太學生州縣生村秀才及擧人巾服帶鞾之制可得聞耶

明制州縣生秀才戴頭巾穿藍衫烏皂靴太學生擧人穿黑袍烏皂靴頭巾一樣拙吟漢代衣冠有深意在焉

帶制何如

明朝只結縧不束帶做官時乃照品級束帶

縧是何狀

以筆畫之曰

在背後



正印官束帶亦有綬在邊

東人尚不知崖海本末可作數行文字略擧梗槩耶

崖海本末不知其詳亦不便見之文字

本家在南可知晦菴朱先生子孫有在否

朱晦翁子孫尚盛但家居隔府不知仕官何名

明臣有李定國者即今存沒如何

不知存沒即有亦變姓名遠去

明瑧尚書爲招降鄭經奉使南去云果已歸順耶

明尚書同二侍郎往福建招撫係去年五月云
今尚未回聞鄭家欲援貴國之例不剃頭存衣
冠未知朝廷許否弃看音信何如
燕市絕無濂洛諸書豈世亂廢學而然耶
濂洛諸書原少其理學俱載在四書大全
同張程邵全書豈云少哉門下諸公自成一家語
者亦豈少哉
有性理大全四十本諸家之語頗簡
在燕京日得聞西羌之在肇昌界首請入朝云此
羌國號云何

西羌即西戎種類頗多有王子十數國遠在萬
　里長城外數千里其在肇昌界者乃西羌近邊
在界牧馬朝廷原不禁之今請入朝乃其頭目
　此說前任在陝西做官時常聞之
或云永曆援緬甸國遇害其太子為吳三桂所執
　亦不善終然耶
　多虛傳未必實
南市有四書精義要義否
　此書南方有之
或有周旋覓示之路耶

當于冬間覓之

官期在何間當留價而去耳

不用留價當于便間覓奉但路遠亦不能必耳

諸葛武侯全書及蘇老泉穎濱兩集有之否

東坡有全書老泉穎濱不得全武侯書不多見

聖殿位次 山海關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宗聖曾子之位

亞聖孟子之位

先賢冉子神位

先賢宰子神位

先賢顓孫子神位

先賢言子神位

西

廡

先儒薛子之位

先儒蔡子之位

先賢樊子之位

先賢梁子之位

先賢高子之位

先儒王子之位

先儒孔子之位

先賢公子之位

先賢燕子之位

先儒程子之位

先賢伯子之位

先賢公西子之位

先儒呂子之位

先儒真子之位

先儒王子之位

先賢漆雕子之位

先儒公羊子之位

先儒朱子之位

先賢公冶子之位

先賢宓子之位

先儒歐陽子之位

先賢邽子之位

先賢叔仲子之位

先賢公西子之位

先賢陳子之位

先賢公肩子之位

先賢任子之位

先賢鄔子之位

先賢琴子之位

先儒左子之位

先儒伏子之位

先儒董子之位

先儒周子之位

先儒張子之位

先儒胡子之位

先賢步叔子之位

先賢句子之位

先賢公子之位

先賢鄭子之位

先賢申子之位

先賢施子之位

先賢公西子之位

先賢狄子之位

先賢燕子之位

先賢縣子之位

先賢句子之位

先賢奚子之位

先賢公夏子之位

先賢渠子之位

先儒陸子之位

先賢楊子之位

先賢巫馬子之位

先賢司馬子之位

先賢商子之位

先賢原子之位

先賢澹臺子之位

先賢南宮子之位

先賢冉子之位
先賢漆雕子之位
先賢原子之位

兵亂以後胡人不復尊祀故位次顚倒失序且
有缺失處

聖殿位次　李達衛

正位

宗聖曾子神位　　復聖顏子神位

亞聖孟子神位　　述聖子思子神位

先賢冉子神位

先賢宰子神位

先賢言子神位

先賢仲子神位

先賢冉子神位

先賢[illegible]子神位

先賢[illegible]子神位

先賢[illegible]子神位

先賢[illegible]子神位

先賢[illegible]子神位

有聖殿而無兩廡若非亂後權宜[illegible]是如[illegible]國

郡縣無廡之制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十

峰老書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